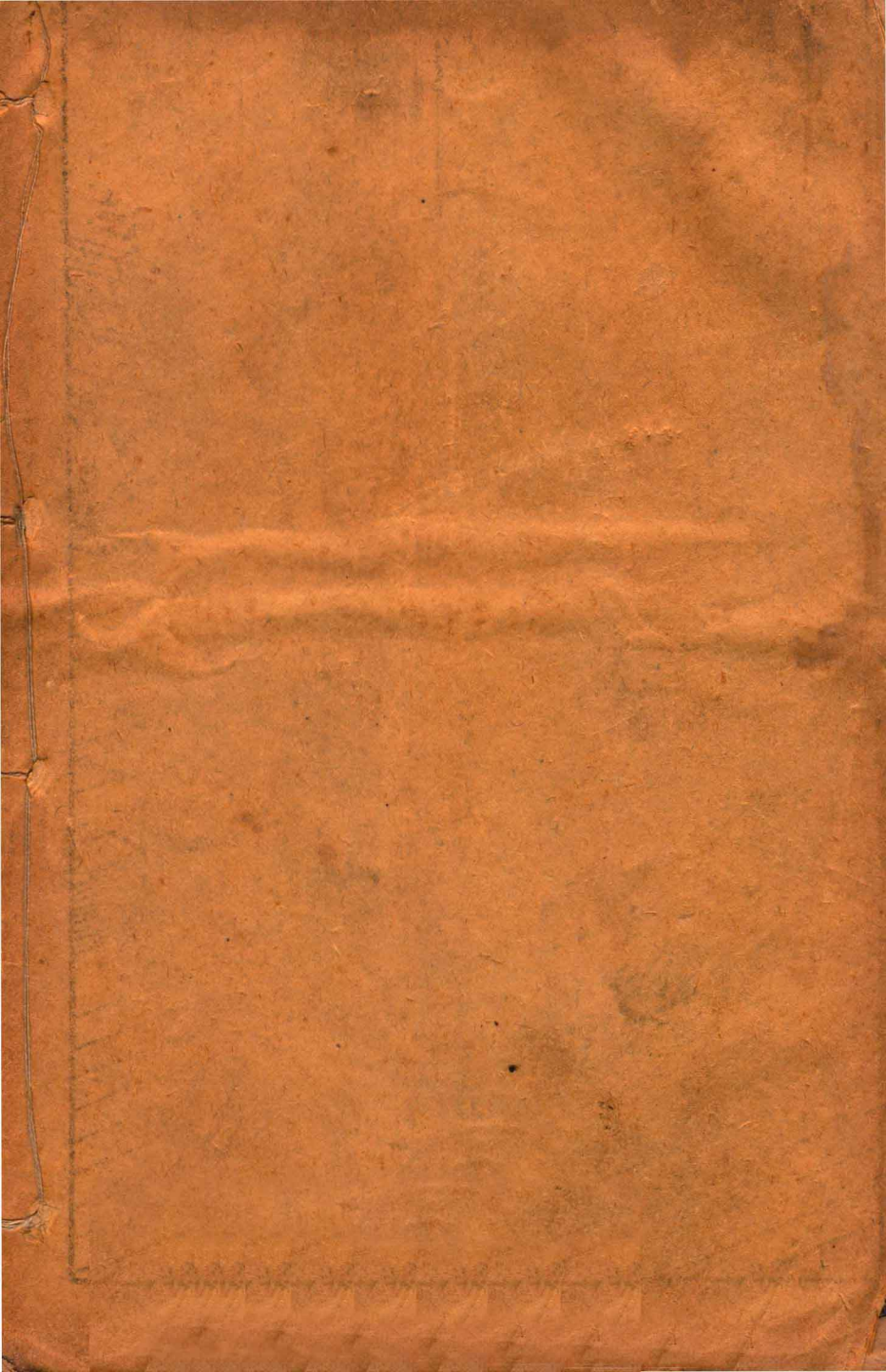


增評加註全圖紙樓夢





感 傷  
私 慳  
矢 志  
素 志





証同類  
寐玉  
失  
相





中魁 五 邠 塵 緣



沐皇恩

賈家

延世

澤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十五

第一百十五回

感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為自己失言。被寶釵問住。想要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欲掩不掩此書遂止所謂文妙真人也故必用秋紋寶玉巴不得一聲。便走了去。到賈政那裏。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為別的。

現在你穿著孝。不便到學裡去。你在家裏。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我這幾天。倒也閑著。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孝是孝學是學賈政開口便錯此寶玉之所以歸空也特以失

教本旨為本回發端。寶玉只得答應著。賈政又道。你環兄弟。蘭姪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站著不動。

賈政道去罷。不言不動去罷即寶玉之復便是偏私了義寶玉退了出來。正撞見賴大諸人。拿著些冊子進來。寶玉一溜煙回到自己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

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冥復正乃動機今日靜靜心這便取感偏私忌厭見有兩個姑子進來。寶玉看他地。藏庵來的。和寶釵說請二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地藏庵正靜心去處藕蕊之所

歸即寶釵之所歸你們好來倒茶都是點睛處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兜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

做了功德。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過了奶奶太太們。還要看四姑娘



呢寶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裏。見了彩屏。說姑娘在那裏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只是歪著。歪則不正是偏字不那姑子道：為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

見了姑娘。只怕他便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了我們家事。便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自家庵裏的。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裏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的。惜春便問起水月庵的姑子來。那姑子道：他們庵裏鬧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一部風月業歸著一池藏庵生意滅息在此生機發動亦便問惜

春道：前兒聽見說攏翠庵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去了。在此地雷所以為復也水月鏡極微頭地藏一而已矣惜春道：那裏的話。說這

個話的人。隄防著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

的為人怪僻。只怕是假惺惺罷。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裏像我們這些粗夯人。只知道諷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為著自己修個善果。假惺惺三字乃斷定寶釵乃書中造因而不結果者則妙玉之果即其果且妙玉之果究不知是何

果也全幅大惜春道：怎麼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借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

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難來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難的。就慈心發動。設法兒救濟。為什麼如今

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仍歸一心別無他妙此書借徑我們修了行的人。雖說比夫人小姐

苦多著呢。只是沒有險難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自己也就

好了。詩社所以必起別號所以必稱劉老老所 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什麼委曲煩難都說不

出來。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人家姑娘們出了門。就這一輩子跟著人是更沒法兒的。

地道也。妻道也。惜春正乾之神故特呼而告之。 若說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師父自為才能比我們強。他就嫌我們這

些人俗。豈知俗的纔能得善果呢。他如今到底長遭了大劫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

得合在機上。此篇管正訓故但云姑子而無名姑而子老陰生少陽也。此段真字俗字。百要義也。見真之地正在人倫日用至常至俗之地。何常空渺之可言耶。 也顧不得了。頭們在這裡便

將尤氏待他怎樣。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將頭髮指給他。照道：你打諒我是什麼沒主

意。戀火坑的人麼。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此回以惜春之偏私証寶玉之偏私乃作者大為歎

之空則有所著謂之復則無所生是皆借釋道以演儒理。恐人遂以歸空為真復而因有此疑似之辨也。 那姑子聽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別說這個話。珍大奶

奶聽見還要罵殺我們。攆出庵去呢。姑娘這樣人品。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爺。享一輩

子的榮華富貴。此方是俗此方是復假作驚慌。正真作指點不可被他瞞過。 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奶攆得我。我就

攆不得麼。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真心則何所用其激事。之有激而成者皆假也。 說道：姑娘別怪我們說錯

了話。太太奶奶們那裏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倒是為

姑娘的話。惜春道：這也瞧罷。咧彩屏等聽這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

姑子會意。本來心裏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諒天下

就是你們一個地。藏廢。雷在地中故為地。藏所以為。真復其實只是一個地。藏廢。 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

耽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較頭髮的心願。還沒有息呢。他這幾天不是病。竟

是怨命。奶奶提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尤氏道。他那裏是為要出家。他為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仍歸賈珍尤罪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没法。也只好

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絞頭髮。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處告訴

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次。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聽

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以假復出真復典上回甄老爺來同一鄭重衆

人急忙出接。便在王夫人處坐下。衆人行禮。敘些寒溫。不必細述。而寶玉必是太太帶來真心不離一孝也只言王夫人提

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傳話出去。回來說道。甄少爺在外

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機了。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

吃了飯進來。說畢。裏頭也便擺飯不題。真假循環總不外一吃飯男女昏然故實玉方來以裏且說賈政見

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是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寶玉等三人

來警勵他們。再者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寶玉一樣舉官職耳自言之原無從寶玉聽命。穿了素服

必著穿孝乃書之體乃文之用帶了兄弟姪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裏見過

的。兩人行了禮。然後賈環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前回與甄應嘉說分寶玉下此回換一席地而

真假寶玉作合也而將合未合之際其難如此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下了

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著。甄寶玉又是晚輩。又不好叫寶

玉等站著。賈政知是不便。站著又說了幾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著。大家



說說話兒好教他們領領大教甄寶玉遞謝道老伯大人請便姪兒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內書房去那甄寶玉反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搶了

一步出了書房門檻站立着看賈政出來然後進來讓甄寶玉坐下此一段搬演恍然如見而皆一心出入往回之象令人自然會於言彼此套叙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細述物外有物曰套全書寫影是套全書演易是套以且說

賈寶玉見了甄寶玉賈寶玉見了甄寶玉只此一句百廿回書更無剩義與上回甄應想到夢中之境並且素

知甄寶玉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為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

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從名起見便非實心從仙說入便非常理

人則人心物則物欲此其所以為賈寶玉也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為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我共

學不可與你適道題中失字轉從甄邊說入此下都是正訓你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既我

畧知了些道理怎麼不和他講講但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

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裏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以數目賈謂之清雅可偏私可

公正下字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為有辱了這兩個字真演賈寶玉聽了心想

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拿我

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一心亦分陰陽以動靜為體以善惡為用作女孩兒看待指惑心也便道世兄謬讚寶不敢當弟是至濁至愚

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清高寶稱此兩字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

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

略的領悟了。好此段為第五回世事洞明一聯作發明乃寶玉琢磨下手工夫大學之格物致知也世凡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

濟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愛。將為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頭。又

近了。祿靈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

覺合意。六經百氏無非舊套。祿靈亦從此而出。在其人之自會耳。故環不自在。而蘭則甚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

從歷鍊中出來的。方為真才實學。在小姪年幼。雖不知文章為何物。然將讀過的書。細味

起來。那膏粱文繡。比著令聞廣譽。真是不啻百倍的了。蘭言闊範圍於外者也。故其言從令聞廣譽起見。不著心字。實際重寶玉也。甄寶玉

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裏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

論。論是酸論。與王有酸王同義。乃木昧也。便說道。弟聞得世凡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

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淨洗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為蠢物。所

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此段從第五回投雲雨情云云出。甄寶玉聽說心裏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

我為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己朋友。也是好的。便說道。世凡高論。固是真

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酬應。委

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

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母師長養育教誨之

恩。所以把少年那一派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此自開卷第一回書中正意都同。隱寫直到此處方明。指出言忠言孝而志在孝內。仍用側注。是但一孝字了。

全書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纔所言。並非虛意。此書閱世乃是如此。

賈寶玉愈聽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裏頭傳出話來說。若是外頭

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裏頭去坐呢。寶玉聽了。趁勢便邀甄寶玉進去。那甄寶玉依命而

行。賈寶玉等陪著。來見王夫人。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

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廝認。雖是賈寶玉是娶過親的。破不成金賸陽 貴陰正假之所

以假也故必 特提要過親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

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著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回看賈

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

愛之心。心所自出而文而環蘭亦不落寂寞眾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裏。都來瞧看。說道。真真奇事。名字

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著。一

時也認不出來。明明真假之別在一孝字而賈之孝乃著於外者也真假兩寶玉必有一見其見必在賈之孝中此百廿四之 大持軸也賈之出見必寫明穿了素服此在本回之小機括也否則豈不成西遊記之六耳獼猴耶是故謀篇 布局正如結胎有鼻即有 陰陽器作小說豈易易場內中紫鵲一時痴意發作。因想起黛玉來。心裏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

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的。來一甄寶玉演一復卦也在黛玉以死為復其實已經配了正想著。只聽得

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裏老爺留心。一門親

事。王夫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愛則用順破不成金以逆 施矣此順口字當著眼我家有四

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們珍大姪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

幾歲。恐怕難配。惜春歸空亦演一 復其寶又已配了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材齊整。二姑娘呢



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為配故為琴文綺為琴名同一寶琴同一易理同一詩理也得男女之正是

人家而配真者必三姑娘易卦三畫詩數三百無非三也此定理此正理故為李過一天我給令郎做媒但是他家裏家計如今差些甄夫人

道太太這話又客套了劉桓則復以易為套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王夫人

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著道但願

依著太太的話更好這麼著就求太太作個保山曰保山你木石也運成熟新甄寶玉聽他們說起親事便

告辭出來賈寶玉等只得陪著來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裏復又立談幾句聽見甄家的

人來回甄寶玉道太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隨母而來隨母而去便是真際於是甄寶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寶

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甄寶玉來京朝夕盼望今日

見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談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

笑只管發怔寶釵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間

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麼見得他也是個

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

為忠為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呢再明全書所主在經濟忠孝絕非明心見性之說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

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此以釋氏說開儒寶釵見他又發酸話便說道

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

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己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

靈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場所以今不要相心中更加不樂

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勾起舊病乃是這原並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是

我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熱。襲人等愜他。也不言語。過了一

夜。次日起來。只是發熱。竟有前番病的樣子。一日。王夫人因為惜春定要鉸髮出家。尤氏

不能攔阻。看著惜春的樣子。若是不依他。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著人看著。終非常事。卡

半既完重找感偏便告訴了賈政。賈政歎氣跺脚。只說東府裏不知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位。

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

家的姑娘了。非賈家則復而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

家。一輩子的。若像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煩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

放我出了家。乾乾淨淨的一輩子。就是疼我了。明寫惜春歸空出於不得已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櫳

翠庵。原是偕們家的基址。我就在那裏修行。櫳翠以黛為主妙處在一我要什麼。你們也照應得

著。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裏。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没法。只

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著我的。

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你們不容我。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

理。似乎有理其實說惜春之以歸空為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裏。見寶玉神魂失所。心

下著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從尤氏却到寶玉同襲人道。二爺

復似有理而無理也不合正是合處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卷十五 第一百十五回 五

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裏。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日纔發糊塗些。二奶奶正要來回太太。恐防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裏一時明白。恐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裏覺著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裏。丟了玉的時候。是就費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仍舊忘了。諱道

惜春同一 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於飲食不

進。大家著急起來。恰又忙著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著料理。此批孝條百日百日數終陰盡陽回之 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

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翻馬仰人翻。天泰矣。為復之中。從一孝來。是乃與甄寶玉作對待。 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

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得眾人手足無措。一面哭著。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回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歎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

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為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

不好了。又有飢荒來了。和尚送玉云是飢荒。兵燹偏私微意。 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唬非同小可。瞪著眼說道。什麼事。

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裏拿著二爺的那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臉

啐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



玉做什麼小廝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又聽著外頭嚷進來說這和尚撒野竟自跑進來了眾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裏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正鬧著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此沒主意正和尚來源裏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著急只見那和尚嚷道要命拿銀子來成金玉破木石正是要銀子不要命處明白指點賈政忽然想起頭裏寶玉的病是和尙治好的這會子和尙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姑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仍不主意而一時心情酷暑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禮為春生言為動機無禮無話坤而已矣便往裏頭跑賈璉拉著道裏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進了就不能救了此又是儒理所謂包勇而寫來恍如聞見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裡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著哭那裏理會賈璉走近來又喊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和尚而且長大作者掉皮而實長至之機大來之理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著不敢走開釵避而襲不避一和尚分兩用繡鴛鴦是暗試雲雨是明也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著把那塊玉擎著道快快把銀子拿出來我好救他常山蛇首尾相應在一和尚一書大結構也雖畫鬼筆而大費經營要看他瘦而不犯亦荒唐亦結實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管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必寫王夫人與和尚交言乃作者善告看官借和尚以演易理也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橫豎折變的出來

一部紅樓只演放心一部周易無非折變特提出和尚哈哈大笑全書到此截然而止其實哈哈大笑了手拿著玉在寶玉耳邊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好了二字必用襲人說出為來為去此一人而已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卷十五 第一百十五回

六

六

見寶玉便問道。在那裏呢。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裏寶玉先前緊緊的攥著。後來慢慢的得過手來。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噯，牙久違了。」此是聖賢功夫。乃竊取論語中許多仁字演來。裏外衆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裏一喜。

疾忙躲出去了。此段又演全書釵一色。璉一財。皆顧不得和尚者。也正是儒理何嘗念佛。凡認爲念佛者以人而已。那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著賈璉。就跑了。賈璉只得跟著到了前頭。趕著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即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

禮坐下。寫此處之和尚可還禮。可不還禮。畫鬼因易著墨也。而必寫還禮。則重儒不重釋矣。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寶釵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裏得的。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呢。寫此處那和尚微微笑道：「我也不知道。之說雖不說。是禪機。而乃是還禮反証。」賈

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拿來罷。我要去了。」四字亦止是透却塵緣。賈政道：「畧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此是遺金考道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著說道：「不要動。」寶玉笑著。拿這玉給賈政瞧。道：「寶玉來了。」寶玉來了。必是笑道。則寶玉之來。必先究取生身處也。賈政畧畧一看。知道此事

有些根源。也不細看。知有根源而不細看。乃賈政生平罪案。便和王夫人道：「寶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麼樣。」王夫人道：「儘著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寶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既和尚矣。尚何需金是演一難。

字一棄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畧留著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

留著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

留著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

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寶玉說不妨的。我已好了，便爬著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再東道部吃飯與上文裏外擺飯相應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裏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寶貝，纔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的當初沒有砸破。遮下回入幻境必用麝月風月鑑完於此也。而寶貝是釵愈於釵之生通靈有返還之日也。寶玉聽了這話，神色一變，把玉一擡，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且看下回分解。

一書皆假語村言，毫無真話，即有真話，亦總在隱處播弄。如玉之為易，劉之為留，李之為理，不可枚舉。至假中更有假，如本演儒家正心誠意也，却以釋道茫茫渺渺出之，蓋不如是，則一覽無餘。縱有萬言，繡虎雕龍，亦只死龍死虎而已。有何趣味？然作者一段救世婆心，究不欲終昧，故直至此處，把真話說出，曰：「著書立說，言忠言孝，至於茫茫渺渺，假中之假，則到底引而不發，令讀者自會。」

此回合上回為一大段，真是真，假是假，百廿回寫正面，繳作意文字也。警幻絕非渺茫，都為世事人情，談情但得返還，立見聖賢經濟，留心孔孟，忽教雲雨像方，假手羲文，已畫地雷成象，惜矣偏私不化，金陵冊子，到底歸空，微乎真假難分。地藏庵中，如何是好？同類究非同類，相知絕不相知，須從文外求文，方識妙中有妙。

護花主人評曰：賈政叫寶玉作文，不過借此截斷同寶釵說話，無甚緊要，所以不日寶玉病重，亦不復提起。借地藏庵姑子口中，竟說妙玉跟了人去，且說只怕是假惺惺，不但是文人暗筆，且見妙玉平日不滿人意情事。

惜春出家，念頭久已立定，並非惑於地藏庵姑子之言，方纔決意，作者不過借此一緊，是文章由寬漸緊法。寶玉一見甄寶玉，想起夢中光景，以為必是同心知己，是反跌下文。

賈蘭卻是甄寶玉知己，是旁襯法。寶玉連自己相貌都不願要，却是深合我相非相妙義，宜其一病幾死，病好便要超凡也。

惜春出家，因寶玉病重暫時擱起，若此時即辨賈政賈理在家，殊難安頓，是文章下坂勒馬法。

寶玉於病到極危時。忽有和尚送還通靈。一見便好。喜出望外。於正要坐起時。一聞麝月碾破一言。忽然暈倒。驚出意外。文章變幻不測。

大某山民評曰

尤氏與惜春。向非和睦。惜春要出家。尤氏此回云。只好由他。後二回云。算我不容家庭乖舛。難為講解。

野東西往裏頭跑。此時可惡。家東西往外頭跑。他時可痛。暴看祇屬閒文。却是草蛇灰線。

麝月說寶貝未曾碾破。語出無心。豈知寶玉猶有叢之態也。幾令吾師圓寂。

###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著。一面打定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麝月公然又一襲人則襲人而已。今忽作殉死之說。則風月鑑現反面矣。是此回發端。不言麝月心裡的事。且言王夫人等見

叫不回來。趕著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

詫異。聽見裏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口關緊閉。脉息全無。用手在心

窩中一摸。尚是溫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灌藥救治。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

此等處多說神魂。今日魂魄則一木一金。一陰一陽矣。借悟仙緣以演來復。何常真復。你道死了不成。卻原來恍恍惚惚。趕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尚

坐著。便施了禮。夢是見和尚。而其實則見禮也。那和尚站起身來。拉著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尚。覺

得身輕如葉。飄飄颺颺。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裏走了出來。誰能出不由戶。是一義。行了一程。

到了個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尚時。只見恍恍惚

惚。來了一個女人。寶玉心裏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



寶玉想著走近前來細細一瞧却有些認得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個照面就不見了寶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樣子一部如緣簿兩股鴛鴦劍也真鴛鴦假鴛鴦鴛鴦而不鴛鴦不鴛鴦而鴛鴦都在此這便是第五回之警

越想想越悶怎麼他也在這裏又要問時那和尚拉著寶玉過了那牌樓只見牌上寫著真如福地四大字易太虛幻境為真如福地則步步腳踏實地矣題中之幻境仙緣當另有說而用真如等字仍是和尚話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五回是串說此方是對說彼攏全書此破全書曰真曰有而已不是渺茫茫空而所以為真為有則在一勝字即克已復禮也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福善禍淫易孽海情天為福善禍淫作者以權自予也造種種孽孽說種種情情總操福福之柄制

人亦何可貪看正面以取禍也又有一副對子大書道

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前云痴男怨女此云智賢是書不止為中下說法也前云古今

情不盡是豈說此云親近不相逢是橫說前說寬此說迫其為智賢借為智賢懼者深矣親近字不可混作緣法說乃久凡師友也不相逢不可混作歎息說乃愛莫能助也必如此解方與福善禍淫不相隔碍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

寶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前云原來如此此亦云原來如此前是入夢此是出夢而但問因果不問禍福

仍幻境仙緣之說也故即見鴛鴦歸之一釵一黛而已這麼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裏招手兒叫他寶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

不曾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子了呢不出園子止是大觀一部而已百廿四到底是恁親說而所改樣子要人自會其實言下便是趕著要合鴛鴦說話豈

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裏不免疑惑感起來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乃是一溜配殿各處都

有匾額所有匾額都演過了寶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見那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

寶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裏正要問那和尚一聲回過頭來和尚早已不見了和尚即鴛鴦鴛鴦鴛鴦

恰合寶玉恍惚見那殿宇巍峩絕非大觀園景象便立住脚抬頭看那匾額上寫道引覺情

痴易薄命司為引覺情痴兩邊寫的對聯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痴。

痴 上句為前聯下聯語下句為前聯指痴病根當各得接引而歸覺路矣

寶玉看了便點頭歎息。

前云感歎此云歎息前後總歸一歎而驚驚去矣

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麼所在細細想來

甚是熟識便仗著胆子推門進去滿屋一瞧並不見鴛鴦裡頭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

正要退出見有十數個大櫥櫥門半掩寶玉忽然想起我少時作夢曾到過這樣個地方

如今能够親身到此也是大幸。

一害怕一大幸是十二釵為福不為禍處而夢中說夢恰有是景

恍惚間把我鴛鴦的念頭忘了便

壯著胆把上首的大櫥開了櫥門一瞧見有好幾本冊子。

將看冊子都縮在我鴛鴦處收束完密心裏而屢言壯胆正追前文許多胆小也

更覺喜歡想道大凡人作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做這個夢再

不能的不料今日被我找着了。

夢中說夢更進一步愈覺逼真

但不知那冊子是那個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上

頭取了一本冊上寫著金陵十二釵正冊。

前從副冊又副冊起乃書之發端此從正冊起乃書之竟委

寶玉拿著一思想道我恍惚

記得是那個只恨記不得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但是畫跡模糊再瞧不

出來後面有幾行字跡也不清楚尚可摹擬便細細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

像林字心裏想道不要是說林妹妹罷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裡四字唵異道怎

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著他兩

個名字並不為奇獨有那憐字數字不好這是怎麼解。

大既不解一掛一理看法則但見兩個名字以為可憐可歎而已何足為奇書哉

想到那裡又自啐道我是偷著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去也無暇

細玩那畫圖。只從頭看去。看到尾兒。有幾句詞。什麼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

了。果然機關不爽。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那些姊

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洩漏。只做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

多少悶想。又向各處一瞧。並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忙著看去。只見圖上影影有一個

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

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記著。一面歎息。探春為書中客一歎而已一面又取那金陵十二

釵的副冊一看。看到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

大驚痛哭起來。是書以襲人起。以襲人結。初試是明寫。再嫁是明寫。故詩畫並明。出大驚痛哭。正是出夢地。待要往後再

看。聽見有人說道。你又發呆了。林妹妹請你呢。好似鴛鴦的聲氣。回頭却不見。襲人之死。因不鴛鴦而鴛鴦

鴛鴦之一人。此處為來却合心中正自驚疑。忽見鴛鴦在門外招手。寶玉一見。喜得趕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

影綽綽的走。只是趕不上。寶玉叫道。好姐姐。等等我。那鴛鴦並不理。只顧前走。寶玉無奈。

儘力趕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寶玉貪看景

緻。竟將鴛鴦忘了。寶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也認不明。白惟有白石花

闌圍著一顆青草。葉頭上畧有紅色。綠中有紅。正是鴛鴦圖畫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珍貴。只見微風動處。

那青草已搖擺不休。雖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朵。其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魄消魂散。

此乃自道一書中寫寶玉情形。正有許多造孽。每令觀者如此。寶玉只管呆呆的看著。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裡來的蠢

物在此窺探。仙草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却是一位仙女，便施禮道：「我鴛鴦姐

姐誤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姐，這裡是何地方？怎麼我鴛鴦姐姐到此，還說

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姐妹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

逗遛。若把此等處認作親近，不相違之意，便錯。寶玉欲待要出來，又捨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那管仙草的

必然是花神姐姐了，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你要知這草，說起來話長著呢。那

草本在靈河岸上，名曰絳珠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長

生。後來降凡歷劫，還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

戀。繳還回首而隱去，遺淚之說，說於文於理無不宛密。寶玉聽了，不解，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

便問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

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寶玉便問道：「姐姐的主人，是

誰？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寶玉聽道：「是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

黛玉。那仙女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為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何

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話。瞧著叫力士打你出去。絳珠芙蓉瀟湘總合為一，正是一部胡說究竟。寶玉聽了，發怔，只覺

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聽見有人趕來說道：「裡面叫請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

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你叫我那裡請去？」那一個笑道：「纔退去的不是麼？」這方是親近，不相違之意。

蓋黛玉為惡心，瑛為善心，且書特亡之際，即有一息清明，仍自交臂失之耳，便是此對神瑛不識神瑛景象。那侍女慌忙趕出來，說請神瑛侍者回來，寶玉只道是



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趕只得踉蹌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寶劍迎面攔住說那裡走嚇得寶玉驚惶無措仗著胆抬頭一看却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寶玉見了畧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麼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婚姻今日你到這裡是不饒你的了此演一勇字方是下手工夫而勇由知罪故於尤不便作恍惚之辭尤罪也寶玉聽去話頭不好正自著急只聽後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以黑求紅但一捉住必不放過此丹訣也而實儒理也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日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寶玉聽了益發著忙又不懂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的人却是晴雯未見黛玉先見晴雯指明一形一影寶玉一見悲喜交集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却不見你們一人跟著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的帶我回家去罷形神合一紅黑交會便是回家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為你寶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姐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了那裡自然知道寶玉没法只得跟著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我此時心裡模模糊糊且別管他到了那邊見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是再求他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指明一必是怨我冒失正想著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緻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翠竹戶外數本蒼松全書凡說竹木無非是說黛玉到此點明廊簷下立著幾個侍女都是宮妝打扮人心印理即天見了寶玉進來便悄悄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麼引著寶玉的說道就是你

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著招手。寶玉便跟著進去。過了幾層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著候旨。寶玉聽了。也不敢做聲。只得在外等著。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

說請侍者參見。此非為寶玉加尊貴。總演人心之各為一天也。而由惡見善必在能參。故曰參見。參究也。釋然儒亦然。釋空而儒實。又有一人捲起珠簾。只見一女子

頭戴花冠。身穿繡服。端坐在內。寶玉畧一抬頭。見是黛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

裡叫我。好思想。此一好一想。兩字極重。好文子女陰陽合矣。無禮則珠簾放下。陰陽隔矣。此乃反覆叮囑之意。蓋演一心。寶玉此時

說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女將珠簾放下。下之合尺須如此方免糾纏。此處必不容多著一些子墨也。寶玉此時

欲待進去。又不敢要走。又不捨待要問。明見那此侍女並不認得。又被驅逐。無奈出來。心

想要問晴雯。回頭四顧。並不見有晴雯。心下狐疑。只得快快出來。又無人引著。正欲找原

路而去。却又找不出舊路了。正在為難。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下。招手寶玉。看見歡喜道。可

好了。原來回到自己家裡了。我怎麼一時迷亂。如此急奔前來。說姐姐在這裡。麼。我被這

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林妹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原故。說著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

看起來。並不是鳳姐。原來卻是賈蓉的前妻秦氏。一書演欺倫義理。總是秦鳳。故於通靈既合之後。必點此二人。乃再三警覺之意。凡人心但有放失。未有不漸入禽獸者也。演

寶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呆的站著。歎道。我今日得了什麼。不是眾人都

不理我。我便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趕來。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

福地來。快走。出去。寶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來。寶

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來。寶

尤三姐是道心。惟微演此是人心。惟危。

玉看時。又像有迎春等一千人走來。迎在時為立春花飲之首也在卦為大壯之觀神心裏歡喜。叫道：我

迷住。在這裡。你們快來救我。正嚷著。後面力士趕來。寶玉急得往前亂跑。忽見那一羣女

子。都變作鬼怪形像也來追撲寶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手裡拿著一面鏡

子。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來救你。元妃為氣數之天故終歸於此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

寶玉拉著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裏。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了好些親人。只是

都不理我。忽又變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裡。曾偷看

什麼東西。沒有。寶玉一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如何瞞得他。况

且正要問個明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件都在裏許要人能自得師也便道：我倒見了好些冊子來。著那和尚道：可又來

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麼。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只要把歷過的情事。細細記著。將來

我與你說明。說著。把寶玉狠命的一推。說回去罷。人謂禪門棒喝矣其實則非看回去罷三字乃在

不住脚。一交跌倒。口裏嚷道：啊啣。一息尚存都可啊啣此一啊王夫人等正在哭泣。聽見寶玉甦來。

連忙叫喚。寶玉睜眼看時。仍躺在炕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泡紅腫。定神一想。心裡

說道：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呆的細想。幸喜多還記得。便哈哈的

笑道：是了。是了。甄士隱出夢忘了一半忘得妙寶玉出夢多還王夫人只道舊病復發。便好延醫調治。即

命了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寶玉回過來了。頭裡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出話來。不

用備辦後事了。賈政聽了。即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道：沒的痴兒。你要唬死誰。麼。

說著。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又歎了幾口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診脈服藥。必歸賈政自訓方子

至試文字一切事跡全繳而昆陵驛到矣這裡麝月正思自盡。見寶玉回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叫他喝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前夢用桂圓湯此夢亦必用桂圓湯滴歸源王夫人等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

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上。自認通靈至失通靈一並結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裡找來的。也是古

怪。怎麼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釵道說起那和尚來的踪跡去的

影響。那玉并不是找來的。頭裡丟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惟釵知玉收放自如乃其本領其實枉了王夫人道玉

在家裡。怎麼能取的了去。寶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取玉送玉者和尚收玉者亦和尚也釵只解得一半底妙面尤妙襲人麝月道

那年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過二奶奶說測的那字。是

什麼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釵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舖裡找去。如今纔明白了。

竟是個和尚的。尚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王夫人道那和尚本來古怪。那年

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自然

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裡含著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

第二個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古今更無一人無此玉者。是常非奇所奇者。則在文字耳。無第二個正一人一通靈也。而小說立意實亦古今無二。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是

怎麼著。就連僧們這一個也還不知是怎麼著。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

塊玉。說到這裡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通靈演心演性演大學明德不演空空而古今聖賢就則不死今特將死字截住即全書面了底末了處寶玉聽

了。心裡却也明白。既知生復知死便是通靈實證是為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裡細細的記憶那

了。心裡却也明白。既知生復知死便是通靈實證是為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裡細細的記憶那



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青埂峯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門來。一笑逢的話。想起來入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的法門最大。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

我字有多少擔當。豈法門所能盡。是書以釋道演儒學。惟恐人便認。正是釋道教全書。以孝作主。而以笑字替之也。則此一笑。正是我字。真正本源。何嘗與枯花微笑等說。相干涉。必用借春解之。正作者大為可惜處。寶玉聽了。又冷笑。幾聲寶釵聽了。不覺的把眉頭兒乾縐著。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出

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考是熱是樂。一冷笑。一縐眉。非孝矣。特用尤氏一語。喝破看偏字。是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斷了葷

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惜春聽了。也不言語。再借借春以演復葷。特一戒耳。成佛何嘗專存乎此。今以斷葷而為入我門在釋。且錯了。也是但借演一復而已。蓋斷葷則不殺。不殺則生於孩子之子。非復而何。生於孩子之孩。非由坤得復。而何。故惜春不言語。象坤靜也是。玉尚未走。復尚未到之會。奈總歸空。只是阿彌陀佛而已。

寶玉想青燈古佛傍的詩句。不禁連歎幾聲。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的詩句來。拿眼睛

看着。襲人不覺。又流下淚來。連歎是歎歸空。下淚是歸空。且有所著。只因一黛玉而已。否則歸空為樂於青燈古佛。有何可歎。眾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寶玉觸處機來。竟能把偷看冊上詩句。俱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一個成。見在那裏了。暫且不題。

此段乃水落歸潛文字。從你死了我做和尚。起。到此方纔出脫。然非容易。自此更無可題。

且說眾人見寶玉死去復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起

來。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現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幾時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

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從寶玉復原。卸到賈政葬親。乃作者大用意處。蓋上半回之幻境仙緣。都是便復。復乃放心。非不放心也。惟扶柩歸葬。方是實地。方是不放心。方是真復也。

叫了賈璉來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得極是。如今趁著丁憂。幹了一件大事。更好。將來老

爺起了服。生恐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姪兒呢。又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狠

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裏緝賊。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凡人生之大。事視此矣。非定有主意者不能。只為大老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商議。怎麼個辦法。你是不能

出去的。現在這裡沒有人。我為是好幾口棺材。都要帶回去的。一個人怎麼樣的照應呢。想起把蓉哥兒帶了去。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人至靈。尚亦可復天道。何其寬。是已到沐皇恩。還有你林妹

妹的。那是老太太的遺言。說跟著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我想這一項銀子。只好在那裡挪借幾千。也就彀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於淡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

頭。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只得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孝無假借。惟求諸己。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裡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

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够再起用。也好贖的。復來自刺。此正演刺卦。上久小人剝廬之象。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姪兒們心裡實在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

家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姪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放心。字真。

字再一點。賈政未回。寶玉已走。正放心之會。而葬親全孝。又假去真來之會也。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的。來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必經過賴尚榮的地方。可也。叫他出點

力兒。賴尚榮演姑之否。正刺復必由之路。賈政道。自己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幫什麼。賈璉答應了。是便退出來。打算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己便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

寶玉此時身體復原。賈環賈蘭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

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寶玉同著姪

兒考去。能彀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借們的罪名。此段文尤深晦。夫寶玉為孫。賈蘭為曾孫。孫既可考。則曾孫服滿。自不待言。今云蘭兒服滿。可考。寶玉同著

考去是寶玉。服尚未滿。而考者。只有賈蘭。不與寶玉以卿魁也。蓋卿魁為孝廉。孝對淫。廉對貪。非理環寶玉所充當也。請俟後評。 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

說了好些話。纔別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前說賈

提林之孝不提賈璉。仍無所容也。看念經經字是眼即秦氏所病之經。是有林無賈之所以然也。 沒有驚動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

賈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寶釵襲人時常勸勉。自不必

說。那知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任

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眾人不大理會。寶玉也並不說出來。寫寶玉轉機有

一日。恰遇紫鵲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坐自己屋裡啼哭。想著寶玉無情。見他林妹

妹的靈柩回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瞅著我笑。這樣負心的人

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著我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

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冷冷兒兒的。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

人。就不抱怨他麼。我想女孩子們多半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時的心。看將來怎樣結局

反振下回 正想著。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鵲滿面淚痕。便說姐姐又想林姑娘了。想一個人

雙護玉 聞名不如眼見。頭裡聽著寶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

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也沒有剩出來。如今

索性連眼兒也都不瞧了。紫鵲聽他說的好笑，便撲嗤的一笑，啐道：「你這小蹄子，你心裡要寶玉怎麼個樣兒？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臊，連名公正氣的屋裡人，瞧著他還沒事人一大堆呢，有功夫理你去，因又笑著拿個指頭往臉上抹著，問道：「你到底算寶玉的什麼人？」

哭歸之笑，再求全書什麼人三字，甚深蓋寶玉歸空為黛玉一死所致，背君棄親不成人矣，故特借五兒立法而名公正氣之輩人，即順手定案抹臉之羞在黛玉亦何能免乎？一對小兒女寫來如畫。

那五兒聽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說他近來不憐下的話，只聽院門外頭亂嚷道：「外頭和尚又來了。」

方說五兒和尚便來，又特指點。

要那一萬銀子呢？太太着急叫璉二爺和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為一大段，乃自揭全書底裡之處。書重一孝，起於元妃省親，結於賈政全孝，百二十回是題是文，絕無明指，直到此回目錄，方才明說孝道，正如張僧繇畫龍點睛，從此破壁飛去。

此回下半乃為上半逼出一書所演渺渺茫茫之為借徑，而警幻所說留意孔孟，方是正言，則所謂幻境仙緣，仍是假語村言裡邊事，非真事，隱去裡邊事也。蓋此書都是假語村言，並無寶玉為何人，榮府在何處，作者是何指之真事，隱去也。其隱去者，四子六經，性道忠孝之真事而已。奈何讀者總喜尋真事於渺茫空之外，得此回以破之，應共豁然。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初次之夢是真夢，所以畫冊題詞，俱不記得。此番是神遊幻境，並不是夢。故十二首詩詞，俱牢牢記得，讀老莫亦作夢看。

寶玉神遊幻境，除在世諸人，自當不見外，其餘迎春、黛玉、鳳姐、秦氏、尤三姐、鴛鴦、晴雯，皆恍惚見面。元春是皇妃，不便與眾相同，故止寫詞中一語，隱隱透明，最為得體。若妙玉如果被害，靈魂亦應仍歸幻境，必當與寶玉



一見乃獨不提及是作者深文隱義不可不知  
王夫人說到生也是這塊玉。下句是死也是這塊玉。忽然止住不說。流下淚來。神情如畫。  
寶玉牢記冊上詩句。心中早有成見。與惜春之意相合。故借惜春中口說破入我門三字。  
賈政扶柩回南了。却無數未完事件。且好敘後來一切家事。若賈政在家。便有許多掣肘處。  
寫紫鵲五兒。兩人心事不同。有清濁涇渭之分。

大某山氏評曰

是書欲喚醒世人。故作迷離幻渺之談。然皆實情實理。河漢荒唐。何可攬入。說諸夢中。自無妨礙。起於夢。結於夢。不自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

五兒興至情濃。寶玉酒闌歌罷。可憐補到。竟為蛇足。

###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裏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裡。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叫他進來。此回以釋女演學演教人貴能得師父也。故以叫師父發端。所演乃儒理。非僧道。故李貴攔住不放上。道訓弟子。下邊獨承家。否則此處何必定用李貴。寶玉便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鬆了手。那和尚便搖擺擺擺的進去。李貴鬆手和尚且進王之所命也。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裡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拿了。來我就走。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渾身腌臢。破爛心裡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但知化境乃扶陽抑陰正義。故云。不像有道行的。此道行相釋氏之道行。無釋氏道行。則有儒家道行。矣。是為真。人不露相。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父可

是從大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上回演夢所見第一題類乃真如福地無所謂大虛幻境

今寶玉問此是問第五回之夢境矣。寶玉乃道：原一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裡來的？往倒鐵金書故曰來處來去處去。若怕又曰禪機。

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白自己來路則人自有。寶玉本

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裡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

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玉之還還其天而已。何常是還和高不知笑道。

未知底裡自然謂之棒喝而語而說禪是禪作者混人如此。其實已用李貴一欄住一鬆手預告矣。持觀者自不留神耳。寶玉也不答言，往裡就跑，走到自己院內，見寶釵

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裡去了。忙向自己床邊取了那玉。此玉之壞正壞在床邊。今日向自己床邊

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玉不還天而還和尚在初試時已定矣。故用撞一個滿懷以指點之。把襲人唬了一跳，說道：

太太說你陪著和尚坐著，狠好。太太在那裡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寶玉道：

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襲人聽說，即忙拉住寶玉

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去了，你又要病著了。寶玉道：如今不再病

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明說後天落於形質便是渣滓。此是正義而在。關人評玉為心作者實已明說何嘗有隱乎。摔脫襲人，便要想走

的。襲人急得趕著嚷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寶玉回頭過來道：沒有什麼說的。襲人

顧不得什麼，一面趕著跑，一面嚷道：上回丟了玉，幾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剛兒有了

你拿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襲人他道：乃是正義說著趕上一

把拉住寶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你死則死矣，而又云你不死，乃其祥脫而不得祥脫處也。狠命的把襲人一推

抽身要走。怎奈襲人兩隻手繞著寶玉的帶子，不放。鬆哭喊著坐在地下。裡面的了頭，聽

見連忙趕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聽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寶二爺要把

那玉去，還和尚呢？」頭趕忙飛報王夫人。那寶玉更加生氣，用手來將開了襲人的手，幸

虧襲人忍痛不放。寶玉之後以有所激之者也。故云更加。紫鵲在屋裡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

比別人更甚。襲影生敘脂替死黨同一壞玉者也。故同。把素日冷淡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

連忙跑出來，幫著抱住寶玉。那寶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摔住，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

放也難脫身。點明襲人護玉正而乃情切切。至發出情八回書內事述。歎口氣道：「為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

了，又待怎麼樣呢？」襲人紫鵲聽到那裡，不禁嚎啕大哭起來。正在難分難解，王夫人實釵

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便哭著喝道：「寶玉，你又瘋了嗎？」寶玉見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

脫身，只得陪笑說道：「這當什麼？」又叫太太著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我說那和尚

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

幹什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方是心方是玉是通靈一。落形質便是假的。此段以和尚不近人情作眼。他見得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

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還他，這也罷了。為什麼不告訴明白？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

的像什麼？寶釵敘許多情節都是像。什麼所謂鬼不鬼，賊不賊。實釵道：「這麼說呢？倒還使得。要是真拿那玉給他，那和尚有

些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甯，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

面折變了，也還彀了呢。頭面者金鎖也。釵之所恃者在此，究竟托了。王夫人聽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寶玉也不

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寶玉手裡拿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

是了。此時此玉猶在掌握之中財之禍人最烈寶玉道玉不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玉可有可無而

復見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釵襲一人不放手是他由他去是

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

走了看你們就守着那塊玉怎麼樣。此為一切善用心機者作下場頭說而守字直透書外襲人心裡又著急起來仍要拉他

只礙著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

了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著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了頭答應了出去王

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

不放心。不放心正是放心處又叫人出去吩咐眾人伺候聽著和尚說些什麼回來小了頭傳話

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了頭們說他說裡頭不給玉他也沒法如今身

子出來了求著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聽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著小了

頭回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了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合二爺

兩個人說著笑著有些話外頭小了頭們都不大懂。要玉不要人所謂人欲淨盡天理流王夫人道糊

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小了頭你把那小了頭叫進來。糊塗東西全書備演易

和尚和二爺說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學不來嗎那小了頭回道我們只聽見說什麼大

以學此易道者要人貴賜賤陰也故以了頭易小了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了頭在廊下隔著窗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

荒山什麼青埂峯又說什麼太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竊取周易演石頭記紅樓夢演此而已王夫人聽

了也不懂寶釵聽了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王字正妙括乾坤而曰王夫人也不懂不易學作者自道非諷詞也但要凡為寶釵者知唬而已正

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直道首回好了歌彼出道士此歸和

也寶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是什麼寶玉道正經話又說我瘋顛那

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

緣就是了所以說明白了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麼王夫人不信又隔著窗

戶問那小廝那小廝連忙出來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

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裏去就是了諸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

理帶去所謂日新又新下二句乃言其書有王夫人道原來是一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住在那裡門上

道奴才也問來著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寶玉道他到底住在那裡寶玉笑

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所謂不遠之復寶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著迷在裡

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你幹功名長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

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呢王夫人聽到那裡不覺傷心起來明說寶玉出家乃是寶釵喚醒

而傷所生之心也說我們的家運怎樣好一個四了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

樣個日子過他做什麼說著大哭起來兩人出家一從可見演惜春正演寶玉而特為之作太息耳不是寶玉一事惜春又一事寶釵見王夫人傷

心只得上前苦勸寶玉笑道我說了這一句頑話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



道。這些話也是混說的麼。全書不過頑話不過混說讀者不可認真正鬧著。只見了頭來回說。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

變。說請太太出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嬌子也是舊親

不用迴避了。此與賈政送靈柩同一用意與上回同一接落方說和高即歸孝字惟恐人之認真以假和為正道也禮叔嫂不

為復字立基與寫元氏同通問今賈璉迴避小嬌子演復禮也而王夫人令將就些則棄禮在王也看自鳳姐死後寫賈璉另換一副筆墨

其苦心經營人自不覺耳。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著也問了賈璉的安。賈璉是避賢叙

回說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狠叫我快去。若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

那裡。眼淚便掉下來了。居然孝子乃為巧根平兒地步也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麼病。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

寒起來的。如今成了癆病了。病因風寒因風之風因雪之寒也如今成癆則轉為頑損而不已必益此其時矣風寒是道前成癆是起後現在危急。專差一個人

連日連夜趕來的。說如若再耽擱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姪兒必得就去。纔

好。絕無擬議寫歪正以寫復只是家裡没人照管。去兒。去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還可

傳個話。賈政帶一卷賈璉留一著以萬無人理之兩人而混入孝字之中義有八面姪兒家裡倒沒有什麼事。秋桐是天天哭著。喊着。不願

意在這裡。姪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收拾秋桐所以收拾鳳之棲止雖是巧姐

没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很好。巧姐兒心裏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一陽來復正是剛反

太太時常教管教管他。說著。把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裡拴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

擦眼。王夫人道。放著他親祖母在那裡。託我做什麼。賈璉輕輕的說道。太太要說這個話。

姪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沒什麼說的。總求太太始終疼姪兒就是了。璉之外視本生若玉有以導之春秋責備在王

政矣而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則刑教當之文字涵蓋下文情形妙極。說著。就跪下來了。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

說話兒這是怎麼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耽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作主。不必等我。即入說親以遞下文而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方是真復也乃反對惜春寶玉之復非真復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快快回來。兩事合為一事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此段隨演隨收完結一部大觀復轉回來一語是眼回說道。偕們家的家下人。家裡還彀使喚。只是園裡沒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內住了。園裡一帶屋子。都空著。恐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櫛翠庵原是偕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裡去了。所有的跟隨他的當家女兒。不敢自己作主。要求府裡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還鬧不清。還攔得住外頭的事麼。這句話好。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偕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得賈璉道。太太不提。姪兒也不敢說。四姊妹到底是東府裡的。又沒有父母。他親哥哥又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的上話。姪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心裡這麼著的。若是扭着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見出家與死差一關耳王夫人聽了。點頭道。這件事真真叫我也難擔。我也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賈璉又說了幾句。纔出來。叫了眾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囑了好些話。只有巧姐兒。

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託王仁照應。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託了芸蓍。二人心裡更不受用。王仁為主嘴裡却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謹慎慎的隨著平兒過日子。豐

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病。風死風息。黛玉林空。故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

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量他。遍想無人。祇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鍾

愛的。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家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且說賈

芸蓍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著在外書房住下。日間便與眾

人廝鬧。有時找了幾個朋友吃個車轎會。車轎。輪環無。端正合本文甚至聚賭。裡頭那裏知道。一日邢

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芸蓍。住在這裡。知道熱鬧。也就借著照看的名兒。時常在外書

房設局賭錢。喝酒。是男是兒。提集於此安置下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了幾個去。賈璉又跟去了幾

個。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姪兒。那些少年。託著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立

計的道理。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馬及籠頭。則放逸奔馳。是我王子騰意以追尖教本旨又有兩個旁

主人。慫恿無不樂為。這一鬧。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裡沒外。一部演易書。實因幾失教也。一

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裡開幾個當舖。姑娘長的比仙

女兒還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没造化。說到這裡。瞧了瞧

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裡早和偕們這個二孀娘好上了。你没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

東沒上沒下沒裏沒外易象也那賈蓍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寶二爺那個人去運氣的。不用惹他。那一

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點明前事即點明寶釵書到此插底脫而乃有看官以相思病為以好上了為疑到此仍被作者以心裏二字所騙豈非恨事誰不知道這也罷了各  
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為這件事倒惱了我了總不大理他打量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

賈蕃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了結畫蕃幾還情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以  
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

了頭不知道還要逼他寶玉那裡看得到眼裡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裡時常王夫人  
寶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著那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機關心目中觸處皆

為俗人却在家難受閒來倒與惜春談講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  
那裡還管賈環賈蘭等因去書重演姻緣歸之情悟遂入寶玉心事以定誰棄之因不孝之案為不環不蘭之文其穿插甚妙那賈環為他父親不在家趙

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蕃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此到

方由寶玉引出惡子獨承家而雲承變幻無所分別再為點明已窮一求去者則寶釵將來何如見寶玉瘋顛更甚是眼如今寶玉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  
跟着他母親上緊攻書作了文字送到學裡請教代儒因近來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己

刻苦寶之不孝環之無端皆做不得故人人不理言其均非人理也則得人理而為真復者賈蘭而已跟着母親是孝上緊攻書是學不從代儒是真學皆所以真復之根柢也李紈是素來沉靜除了請

王夫人的安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有看著賈蘭攻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  
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人貴自立特借李紈之在榮府以樹之賈環賈蕃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

偷典偷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爛賭無所不為仍舊插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

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的來唱着曲兒勸酒賈蕃便說你們鬧的太俗我要

行個令兒蕃茂載在風詩是不俗書主襟豁盡善故是他行令得此一令衆人道使得賈蕃道俗們月字流觴

罷書為風月寶鑑是一月黛玉一書之主以素娥是一月香菱乃書發端其學詩第一題是月襲人乃書結尾其公然又一襲人是月令用月字流觴足括盈虛消長之理以結全書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

個便是那個喝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著令官不依者罰三大杯衆人都依了賈蕃與

了一杯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宴桃李園序天倫之樂事何當止說空果敘天倫何至數到賈環而令慈子承家耶慶壽辰賞中秋諸義畢繳

賈蕃說酒面要個桂字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濕桂花酒底呢賈蕃便說個香字賈環道

天香雲外此酒底面各有淺深二意其淺則透寶玉中卿魁却塵緣既折桂而飄然去耳其深則一釵一黛結果桂為不則寶玉既走亦即飄然雲外矣是為酒底書中所未演隱義如此邢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

取樂竟是惱人了一月一桂一看已括全書若再行令便是說足故借大舅以亂之曰假斯文竊取斯文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趣一月一桂一看已括全書若再行令便是說足故借大舅以亂之曰假斯文竊取斯文

話又苦笑二字隱寓其中一書圍套金瓶梅之苦孝說而來也是為有起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亂搭起來王仁輸了喝了一杯唱了一個衆

人道好又搭起來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麼小姐小姐多丰采用西廂佳期戲文收煞綠苔軒窗而襲止為釵

之陪也故是陪酒的唱苦中苦笑話起矣以後邢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的我說個笑話兒罷

賈環道若說不笑仍要罰的邢大舅就喝了一杯便說道諸位聽著村莊上有一座元帝

廟旁邊有個土地祠笑話開口是村莊上賈雨村劉老老並到矣元帝主陰之方陽起於子地也而鄰土地則水土相和即是悅二請參彼評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

閑話兒一日元帝廟裡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

閑話兒一日元帝廟裡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



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不小心乃胡說中之正訓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

倒不去拿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嗎。土地稟道。雖說是不小心。到底是神廟的風水不

好。歸責地理亦是正訓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麼。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

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牆。自然東西丟不

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亦改了牆就好了。至陰之所兩扇紅門此何處也全書責不謹慎責此而已要人各自填偶為奇改門為牆方是真正好了元帝老爺聽來

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牆。眾神將歎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裡有磚灰人工來

打牆。元帝老爺没法。叫眾神將作法。却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脚下的龜將軍站起來

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拆下來。到了夜裡。拿我的肚子墊住這門口。難道

當不得一堵牆麼。眾神將都說道。好。又不花錢。又便當結實。於是龜將軍便當這個差事。

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裡又丟了東西。眾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牆。便

不丟東西。怎麼如今有了牆。還要丟。那土地道。這牆砌的不結實。眾神將道。你瞧去。土地

一看。果然是一堵好牆。怎麼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牆。那裡知道是個

假牆。以門改牆方是真復乃實理也若以歸空為復則牆是假牆以龜代門以陰填陰而已枉受一番窮刺來復非後龜將軍空起於足下矣眾人聽了。大笑起來。賈善也忍不住的

笑。說道。傻大舅。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為什麼罵我。快拿杯來罰一大杯。那大舅喝了。已有

醉意。眾人又喝了幾杯。都醉起來。那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的狠

狠。毒毒的。直道異兆發悲音尤氏驚聽事跡彼為發此為收賈環聽了。趁著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踏我

的。

的。

的。

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姑娘仗着老太太，這樣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報呢。」賈芸想着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

姐兒，見他就要哭也。信着嘴兒混說。下回乃惡果惡報，必不容爽，乃作者醒世用淺顯之處，借鳳姐以發之，故此處皆是正說直說。還是賈善道：「喝酒罷。」

說人家做什麼，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少年紀了，長得怎麼樣？」賈善道：「模樣兒是

好得狠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衆人說鳳姐而賈善迴護之，此點善風隱情也。而巧姐之難，乃發於此，若舊有以開之，衆人報以財而善且報以色，噫，可畏哉！那陪酒的說道：

「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裡，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衆

人道：「怎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便是真北靜王。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

式，父母兄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儿嗎？衆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裏畧動了一動

動，在王仁鳳姐惡果結於一氣仍舊喝酒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衆人站起來

說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纔來？」我們好等。林王孝說賴主易說孝為首善，易象三分故其子弟無非老大老三也，而形容如繪我見多矣。那兩個人

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俗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裡著急，趕到裡頭打聽去，并不

是俗們。衆人道：「不是俗們就完了，為什麼不就來？」那兩個說道：「雖不是俗們，也有些干係，

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日進去看見，帶著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

裏審問去呢。」假去真來之候，賈雨村必須歸著鎖解法司亦報應分明之日，笑話了矣。我們見他常在俗們家裡來往，恐有什麼事，便跟了

去打聽。賈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打聽你，且坐下喝一杯，再說。」兩人讓了一回，便

坐下喝着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參了。」

個婪索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遭塌了

百姓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問若是問出來了只怕攔不住若是

沒有的事那參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破除氣數之天

是大落墨處而出於包羞衆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麼賴家的說道我

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為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易主消長故上一篇話歸之賴家的在賴高榮

摩寫不當位之象而傾否之造化即在此故云也保不住衆人道手也長麼賴家的點點頭兒書歸孝廉貪與廉反要人各解點頭也便舉起杯來喝酒

衆人又道裡頭還聽見什麼新聞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

也解到法司衙門裡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裡的打聽消息抽空兒就劫搶

人家如今知道朝裡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出力報效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去言眾

人道你聽見有在城裡的不知審出偈們家失了盜一宗來沒有兩人道倒沒有聽見恍

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裡的人城裡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

賊寇殺了那賊寇正要跳出關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衆人道偈

們攏翠庵的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是他罷寓一妙玉寶黛釵三人同在裡許有黛之為情而死乾淨不污故有此一段周旋而究是釵玉之不知所終故用羣

小作忽疑忽信之詞正不過透下文却賈環道必是他衆人道你怎麼知道賈環道妙玉這個東西是

最討人嫌的他每日家裡酸見了寶玉就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來不拿正眼瞧

我一瞧真要是他我纔趨願呢衆人道搶的人也不少那裡就是他賈芸道有點信兒前

日聽見人說他庵裡的道婆做夢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衆人笑道夢話算不得邢大

舅道管他夢不夢偈們快吃飯罷夢不夢快吃飯是真實指點今夜做個大輸贏衆人願意便吃畢了飯大賭

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裡頭亂嚷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都鉸掉了

趕到邢夫人王夫人那裡去磕了頭說是要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個地方若不容他

他就死在跟前那邢王二位太太沒主意叫請著大爺芸二爺進去三更多天仰子所謂冬至子之半也正一陽來復之會而止是

歸空正做大笑話故必請賈善而芸二爺轉在後賈芸聽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

復起於制便合賈善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做不得主的況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

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兩無所主則歸空而已而寫來心清如見如聞令人失笑偈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下我們

的干係了兩個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邢王二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

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

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己便硬做主張說道這個不是索性我就罷書中含芸善為一人者尤氏也乃東府不死之人心正惜春之

所以為復也故是他主意而乃是硬做明言非自然之復也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

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裡呢太太們都在這裡算我的主意罷叫著哥兒寫封書子給

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善等答應了不知邢王二位夫人依與不依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回為一大段兩回同一意恐人誤信仙緣也故緊接全孝道恐人誤信超凡也故緊接獨承家以全孝為賈政美則非美不能得親順親以全孝於生也以惡子為賈政判則實判已身不中不才以失教致禍也全是追原以往文字總為賈政及史王種種罪案絕非今日事蓋文到正面無文書到本回無事也幻境已成

福地薄命司圖畫樓閣故鄉不是仙緣石頭記本源清楚一孝密然呈露苦中苦笑傳來三生難忘精魂情  
中情空身歸去箕裘既墜惡子承家金木雙刑佳人傾國打十二釵之大結翻百廿回之情談罪案重重願識  
失教王道蕩蕩豈講超凡

蓮花主人評曰

寶玉問和尚來路和尚說你自己來路還不知道便來問我真是當頭一棒喝醒癡迷凡人眷戀妻兒名利至  
死依依不捨皆是不知道自己來路若曉得來路便是去路有何可戀處

寶玉說還了你玉和尚說也該還了鐵錐相對須知不是還玉是反真還原襲人聽說還玉此驚實非小可正  
如王夫人所說生也是這塊玉下句死也是這塊玉凡人所見不過生死為重豈知佛門另有不死不生一義

佛門不打誑語寶玉對王夫人所說却是誑語須知仍是真心要走不是誑語

寶釵不還玉以為有玉即有人寶玉說重玉不重人是在人不在玉暗裡機鋒靈警異常

小廝學和尚同寶玉說話妙在似明白似糊塗只有寶釵是慧心人必是想起乩語所以發怔

寶玉說和尚住處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即是返求不遠之義也

寶玉說出一子出家的話是文章明點法必不可少隨以頑話撇開是文章縱放法不點則眼不明不縱則勢

不寬

接寫賈璉急忙出門纔好敘巧姐惜春諸事

賈璉求王夫人照管巧姐可見邢夫人平日行為甚不合乃郎之意

薛姨媽搬去自住攬翠庵求人管理一是補筆一是伏筆

賈璉說若惜春真正尋死比出家更不好已允許出家一著所言邢夫人及尤氏平兒諸人平素行為亦甚明

白惟託王仁賈芸賈菴等照管家事殊欠知人之哲

寫賈芸編派寶玉寶釵黛玉等事真是小人口吻即借端補明從前所寄之書且引起下文邢舅王仁賈環等

各人懷恨說話為串賣巧姐之根

外藩買人於陪酒人口中說起不著痕迹

賈雨村為一部書中起結之人若不為事罷官如何能歸結石頭記趨勢插入以為了結地步

忽敘妙玉一層引起惜春鏡髮



大基山民評曰

綽態修容者重玉不重人。癩頭癩足者重人不重玉。頑石業已點頭。則是處非處。皆如實如虛。

賈氏本族。玉字輩若琮。珞。玳。瓊。璵。璘。等。單字輩若藍。茵。之。近派。葛。菱。等。之。遠派。無不可託。何獨託此二人。真巧姐之不幸也。

喜鸞四姐。均為月彩霜姿。聞言花笑之儔。因非在園中。遂與十二金釵無涉。草草完場。由是而推。九州四海間。遺珠奚可勝數。

寶玉與鳳姐。黛玉。關涉。竟為芸兒說破。意者曾寄膝下。故能視於無形歟。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警謎言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俗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如今

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卻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有明眼人謂此書合三教之旨於此等處見之

然仍非也。看王夫人說行善是攪統話。說修行亦攪統話。而也是好處一也。字則關開二氏歸儒宗。去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乃以不剃頭髮。直為孝經之旨。何嘗薄言三教。 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

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屋子。原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

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為女尼為女兒總一渺茫而已故必提妙玉所謂文妙真人也

其跟人之願。不願仍指釵黛。不說親配人者。釵也。所以為紫鵲。則另打主意者。非釵而何。惜着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欲尤氏等。王夫人

說。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

說。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

說。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

說。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

彩屏與平兒。最相通。評在探春下棋。今平兒將為正室。故彩屏不願意。

病豈知寶玉歎道真真難得真難得其復難得也惜之所以為寶都是難得襲人心裏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

事試探見他仍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了頭來問忽見紫鵲走

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著怎麼樣王夫

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鵲道姑娘要修行自然姑娘願

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

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

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

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著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

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全書為辛酸淚故立一啼血之篇既主黛玉又主惜黛以死為復即惜以空為復也而說來思義分明便不是頑空實為造化矣必從叙襲引入仍舊歸大章法邢王

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纔要問

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寶玉既云斬斷情緣則此處可不哭而必寫一哭則既非儒並非空止以一發而走耳因此一哭乃有哈哈大笑之書走上來道我原不該說

的只是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此好字即寶玉你好之好

全紫鵲之心正以自全其心也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

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倒底是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

經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

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

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

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卷十五 第一百十八回 三二

是像紫鵲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還有一個死是還有一個黛玉也那怕什麼。二

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

你們聽聽罷。書借三百篇演詩社到此一齊收拾衆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偈人寶玉道不是做

詩。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著嘴兒胡謔。提

胡謔一部湖州人氏之書要人各自念之寶玉也不分辨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妝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冊

各詩皆寶玉夢中言作者杜裡帳宣於大眾者此四句而已是惜春事而寶玉事寶玉因借用以自明其心即作者以自明其心也在可憐二字內見非得已有迫而為也

李紉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張詩詫異必先李紉此正棄親背禮處也與釵同謂心迷在李為理在釵為欲王夫人聽了

這話點頭歎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在那裡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

我自有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

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著你們去

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身的就完了。回過味來乃深悔以前破木石合金玉之誤而寶玉之不孝明矣寶釵一面勸著這

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著

寶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總象陰靜何嘗見復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紉竭力的

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要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的

獨有紫鵲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

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鵲聽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鵲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紫鵲尚跪在地下坤也。磕頭起來一陽起於下復也。鵲為忠主不落空空。故用李欲指點底面妙極。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

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倒先好了乃真正好了。於寶釵惜則皆為倒。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

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便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

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裏，倒覺傷心，只是

說不出來。傷心二字與可憐二字相發明，仍不拋情中情上一情字，則何常斬斷塵緣耶。此借襲人以定一死不死空不空之寶釵而於死空之間夾出一條走路也。看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兩句是眼。因時已五更。

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許配了人家，紫

鵲終身伏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五更實不當令後者復此木走者亦走此木也。必說彩屏許配人家乃為不死空尋出正路以反對釵襲之另有一路恰是後一語鵲啼從此止矣。且言

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著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

實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畧畧

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裏又煩燥。一書無非攻戰到此全收故遇班師而得探春歸信探在易為夫之刺乃始復往來道路故下文即入賴尚榮想

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兩，叫人沿途迎上來。急需

應用，那人去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

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大主書契故書來書去大變為刺刺則窮矣故為盤費不敷而六刺所歷皆以五計故借五百其應以五十則五之五也十一也五以

生土一以生水成元帝土地之笑話矣。在賴尚榮為始之否中歷一選則為寶玉之走所必。賈政看了生氣，即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

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

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五增百成十五乃敘將符之年也。正始而否而遞以歸於復之主。借探借賴以演易道演實敘一事而巳。此何常為賴

高榮立傳央來人帶回。幫著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撂下就走了。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

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於是賴家託了賈善賈芸等。在王夫人

面前乞恩。放出賈善。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

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告病辭官演一題也是為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善聽

見賈善的假話。心裏便沒想頭。從賴到芸善又撒善卸芸善蓋善總一寶玉善為敘邊之寶玉看搭齡善便解芸

重而善自輕矣。故以前於善鳳則歷寫酸味。善情於芸鳳則歷寫拒絕。皆為今日地也。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

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

姐待他刻薄。要趁賈環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上來。賈芸相商尚無實指

賈環環主之而當叫賈芸來。上雖主而仍不主也。則為主而上當者。芸即為主而上當之寶貨也。所謂究有頭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著弄銀子

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錢的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偕們一塊兒頑

一塊兒鬧。那裏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

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直出巧姐環主而不主。仍歸主於賈芸而賈芸道。叔叔。我說句。你生

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偕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

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



瞞著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此為黨作報復即為巧演來復也。蓋書中演真復者一男一

耳而小孩子三字正真復之時也。王仁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辨我。」

是親舅舅做得主的。正名定分曰親舅舅曰做得主在鳳之同氣相殘至於斯極則黨玉含笑於地下矣。而真正復機即在

本石之惡果即有濟劉氏之善果同出此仁而已。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

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

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裏

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都入王仁指揮若為之副邢又可

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極是有體面的。總以王仁為主。大舅之僕即後大舅之僕

合以畫六畫之坤復之所從來也。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

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

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著賈芸去說。此段俱是由坤而復之演義句。句有者尤妙在倒叫人追著賈

去說說蓋坤之得復正以眾陰求一陽也。而敘事簡淨各肖其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

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

山是不怕的。那相親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

知原故。李不知仇釵不知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妝麗服。邢

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閒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怠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

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畧坐了一坐。就走了。此段亦支離亦圓到極難下筆之處而寫得恰合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來。頭卻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着。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是書借易搬演重一復字因巧

老老為復之根委宛寫來到此結穴那了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着去告訴了李執寶。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再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况且是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爺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躉兒也抱怨不著別人。看做得主三字通與王仁相合說得斬截絕不拖踏邪之心情口吻直折秋毫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一部閑話無非暗暗生氣復之義也勉強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裡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告寶釵正明仇之所至也而寶玉曰命理

所招只求不管則直怨懟其親矣蓋合金玉是命破木石是不管因成此未卜先知之一人耳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躉二哥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

命破木石是不管因成此未卜先知之一人耳。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躉二哥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

要好纔好。那姑娘是我們作媒的，配了你二舅子。如今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從巧姐穿插一段姻緣，或已見或未見，都為收拾手筆，從容如此，而湘雲守寡則仍一八三影，哈傳也。正說著，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玉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著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連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一跪一起，與寶釵鵲跪起同義。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攔他麼？

再親姑媳明報復，鳳之報亦慘矣。寶玉勸道：「無妨礙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只愛明白金玉木石一平兒生怕寶玉瘋顛嚷出來，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心痛起於寶玉房中，了了頭扶著，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躺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己卻也煩悶聽見說李嬌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過來，回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著一面把書子呈上。」

巧姐之為復與賈蘭之為復，同技必入賈蘭得信而信，必從李嬌娘適至時得之，此理源之當詳審也。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嬌娘

來商量這件事情。不開書而問李所謂審也而其來乃為甄寶玉要李綺則必婚姻以時男女以正斯為真復也甄寶玉如此了結賈寶玉之金玉不石一齊繳納於此矣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着。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

前接到璉姪手稟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

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尚需時日我身體平善不必挂念此諭寶玉

等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稟。重在寶玉等知道而上言乃不必掛念夫子而不念所生尚得為知道乎再明罪案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給你母親罷。此信仍歸於李則信尼之蓉兒另稟

一語其深正說著李綺同李嬌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嬌娘便時甄家要娶李

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綺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

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著給他母親瞧李綺看了道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

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一部傷心書起於一數結於一數卦演夫之刺復起於刺故此日探春有來信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

見探了頭要回來了心裡畧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嬌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綺因

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似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

罷李嬌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

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捐了例監了李嬌娘點頭。此段從難曰未學兩句來蓋孝廉人可能不必一定皆由學來但能孝廉即大學也正審理者點頭處祭頑石之終不

何點頭賈蘭一面拿著書子出來來找寶玉卻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著秋水一篇在那

裏細玩寶釵從裏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看這個心裏着實煩悶

水秋莊子篇蝴蝶夢中人書也水能生木而秋水則轉殺木此正實玉因黛玉而走之根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

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挨在寶玉傍邊怔怔的

坐著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為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為夫婦你便是我終身

的倚靠卻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煙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為

重上段是滴翠亭去路此段是絳芸軒來路蓋料勸不過來故將柔情以動之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本書擱在傍邊

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

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填痴愛中猶如

泥污一般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

既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此段援墨入儒乃是面子話正不必深看只是作者借寶玉

無關無係為赤子之心初心尚何人品即沒幾寶釵道你既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為赤子之心並不是遁世離羣

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拋棄天倫還成什麼道理書中立言宗旨每從所重誅錘之人以發之如

說句句是大道理實鑒反面悉在於此但轉正面便是寶釵反中有正書中言宗旨每從所重誅錘之人以發之如

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為什麼如今人又把

堯舜周孔稱為聖賢呢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之末世有許多難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卷十五 第一百八回 二十六



處之事。所以纔有託而逃。當此聖世。借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有仰頭微笑。愈扶愈精。必如是方謂之寶玉。謂之通靈。而演此通靈寶玉之心事。亦大白於天下。後世一點頭見地。一仰頭見天。是書無愧天地也。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

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理屈詞窮。歸空之寶玉。理屈詞窮也。收心正對放心一第而止。能孝能廉而止也。所謂在止於至善。語尤真切。尤簡當。都是作者打開雙子說亮話處。寶玉點了點頭。歎了口氣。說道。

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卻還不離其宗。則所謂石點頭矣。而仍歎氣。則仍是頑石點頭。歎氣邪正交雜。說不離正是離也。此義深微。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著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苦跟著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

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為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神仙那一層。更是說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

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加襲人一段話。只出寶玉已棄寶釵而已。在事

負人心一句。明之書中。談情必仍歸情。因情中情之下情。字而字而走。亦不能不為上情字。低頭何嘗尚有神仙。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脚步走響。隔着窗戶。問道。二叔在屋裏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

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釵接在手中看了。信來信往。總歸賈蘭笑字。此處尤重。針對寶玉之不孝也。故信來寶玉不接。而入寶釵之手。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

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統歸一數何嘗點頭兩語言簡意賅賈蘭便

問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叫借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

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找個題目，跟着熟一熟手，好去誑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

擬幾篇，我跟着叔叔作，也好進去混場。」別到臨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

連叔叔都要笑話了。白卷李執也笑話全書也悉關妙義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着。」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

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對蘭而喜在寶自有人道也為叙所迫終放走耳意舍此段寶釵見他爺

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裏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

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尚自猶豫，惟

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裏想道：「阿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是的，纔

講過來了。」借佛老而講四書一書真言教為快暢這裏寶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泡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

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講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願意。下場乃寶玉出路因黛玉耳故此處必用茶一點而做之非真一似字已

矣。形之一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着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

了。書歸麝月寶鑑正音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

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各書皆石頭記所借以敷衍者而其寶皆擱在一邊之書自有而著一邊則至中至正之書在也寶釵見

他這番舉動，甚為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

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為乾淨。」先天本無文字一心通靈而已既無所謂

寶何有所謂。至既有發則必思有以乾淨之此聖賢工夫。所以立也。一火焚之。正是克治方能歸真。此作者之說也。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丹。

是書借借道演儒理兩語明告之內典中無則非茫茫至金丹外有則非渺渺人奈何求於中而不求於外耶

寶釵也沒很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丹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此則就寶玉語

空說使果能明此儒理何至棄親不顧而受寶釵之欺耶。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卻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這纔放了心見其逼寶玉一走煞非容易凡硬

做而自幸成功之人當各炎然。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

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必如此方謂之真好了非點頭微笑禪理也

一番悔悟。回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此一轉是夾功法以明本書實講聖賢學問談空者非談情者尤非

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又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鵲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裏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釵襲之害人自害一妬而已此段直道巧合後一切殺黨心事故著落在五兒身上了

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裏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此段是從訴肺腑以生出當空給絡至緣去軒一切安排釵之所以從襲而備驚驚也而

紋月皆襲黨亦不能容其用心為何如。兩段缺一破一成人髮指令人失笑。如今算來。只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

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了頭們伏侍就斃了。不知奶奶心裏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了。小了頭伏侍。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天天

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言之傷心而禍

由自取大後雖尤在寶玉之罪則直曰已通於天矣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再追究一個總罪人明着日月義有八面寶玉早晨過

來磕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

前面屋裏說閑話兒。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果。進來。說太太叫

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攔在那裏

罷。瓜果上道五美吟及公子填詞皆寶玉也此瓜果則史之祭餘而王之所賜重以兩重觀而不厭鶯兒一面放下瓜果。一

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裏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

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作了官。老爺太太可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

點頭微笑。嗚呼小語如春雲展其語雖膩仍是寶釵陶淑所以為妙而不足以動寶玉再點頭微笑而已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時候。寶

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

園子裏。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個有造

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春雲再展乃拱釵釵之害人自害巧正是拙夫但令鶯兒供後恐寶玉

之近他人也乃閑閑而來直提絡絡以逼寶玉有無無釵之心是為

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此一動非因鶯兒動乃因鶯兒言而為寶玉動也蓋絡絡時已明明推開寶釵專

屬寶玉故有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人家去。說因與寶玉有你了。我做和

因絡而轉因以散為釵釵者又何必哉寶玉覺塵心一動。連忙斂神。定息微微笑道：據你說。我是有

尚之誓今為鶯兒一捉則黛玉之前情俱動塵心一齊動矣使木石果合則無所謂仙緣又何所謂塵心釵黛固自各為一造化而去矣你呢二字問得冷利

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强道我們當

了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能教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

們還大呢此恨罵之詞也黛玉以了頭而死釵了頭時已不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恐怕自己招

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著要走只見寶玉笑著說道結尾用傻了頭一呼十分警省蓋黛玉為傻而頭也止是傻而傻且尤甚襲之白犀塵鶯之

梅花路多少心機都是狂了轉不若黛玉一死之乾淨也其後為何如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為一大段雖了事文字事而如一串錢之打結處稍不結實串全散矣百廿回下手謀篇只是謀此

書為上智人說法須在次為中下人說法須在先此回上半為中下人說法也故顯談報應令人人知睚眦之

怨不可積也而淺中有深則仍止一黛玉下半為上智人說法也故隱寓提撕令人人知渺茫之途不可入也

而深中有淺則痛罵一寶釵文字愈後愈勁

護花主人評曰

王夫人即不問彩屏等願跟惜春與否紫鵲亦必跪求但徑行教入不但文情率直且不顯王夫人之周到處

因此一問引出紫鵲極有步驟

襲人也願跟惜春出家亦是反跌後文

寶玉此時雖已明白因緣但聽見紫鵲提起黛玉一陣心酸看見襲人痛哭也覺傷心尚有塵心未淨

插敘賈政向賴尚榮借銀一段寫盡奴僕負恩樣子

串賣巧姐是賈環起意王仁聽從設法當以賈環為首王仁為從賈芸邢大舅又減一等

邢夫人勢利薰心毫無主見實在不堪寫得如見其人文人之筆令人可畏平兒看出相看巧姐之人不像是

對頭親也不像是藩王府裏人靈慧可愛借王夫人說話中補明寶琴已嫁湘雲已寡蘭淨得法於賈蘭口中帶敘甄家有信要娶李綺趁勢教入賈政有信探春回京是陪襯寶玉法就賈政信中叮囑寶玉賈蘭場期已近實心用攻下文寶釵規勸寶玉應考俱有根由寶釵說博得一策從此而止是要寶玉易於入正俟得第之後徐徐再勸不想只此四字為寶玉心許其一中



便走之念此時已決。

寶釵派鶯兒服侍。原是怕寶玉舊性又發。豈料轉致寶玉險些塵心復動。可見斬斷凡心。殊非易事。鶯兒自園中打絡後。未免有心。始終與寶玉並未交言。借此送瓜菓時。補此一段文字。以了前因。

### 大某山民評曰

賴尚榮上任。晏衍三日。所費若干。其媽請酒特。二三萬銀子。不在意中。夫何家主勢。賒借銀五百。祇十之一。更陳許多苦緒。雪中送炭。自古為難。况奴才乎。噫。暗奴才。奴也有財。奴也有才。賣巧姐一節。似出情理之外。蓋作者深惡惡鳳為人。謂宜得此孽報。又見世間不少王仁賈去一流人。特地搜出幾個豺狼。令人髮指。

邢德全為賈璉母舅。王仁係巧姐母舅。有此兩母舅。為甥者何處生活。

襲人又要編派人為狐媚子。又要譏彈別個。真是好再照貨。

紫鵲鶯兒各待其主。頤頤上下。無分優劣。惟鵲處逆境。易於見長。鶯處順境。末由著績。猶良臣忠臣。遭際使然耳。

## 第一百十九回

###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著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瓜了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著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著他熬了一場。人云此是書外書。我亦云此是書外書。同一謊中謊也。而人謂蘭桂齊芳是釵鶯後日好處。我則謂另換頭腦是釵鶯後日好處。但看他造化之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說。乃在那一個人家。一書痛恨金玉姻緣。重罵不貞不孝。又何必為釵玉立有後公案。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了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祇有寶釵見寶玉的

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卻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姪

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寶玉和尚去後。總不出門。雖然

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故。明明看出變故而究不能防人

亦何樂有此巧哉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了頭們。同著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

拾妥當。賈蘭考具亦用寶釵收拾以襯李執之行所無事也而叙之防閑周至可謂作傷心勞矣自己又都過了目。好好的攔起。預備著。一面過來

同李執回了王夫人。揀家裏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寶

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

是初次下場。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了環媳

婦們圍著。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恹恹。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

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著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著。不免

傷心起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真假之際要人詳細考察所謂李嬌娘也而所以為考只只見寶玉一聲不

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

我也無可報答。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歡喜歡

喜。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寶玉歸空只如此撒謊有萬不得已之勢則和尚點化又何嘗果有著落止因

情不遂而已。一情之逆理。遠天至於如此。故談情之書。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起來。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

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那寶玉只管跪著。不肯

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不見也。和見

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此與將扶陰壽同意而語面自妙乃空空道人得意筆墨而其實甚厲李執見王夫人如

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共賞其說空之妙矣而按以理則不祥之妖言也應喜而傷其顛倒錯亂為何如甚矣人當早

明李執之理也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為什麼這樣傷心。況且寶兄弟近來很好。好

很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來。寫出來。請借們的世

交。老先生們看了。等著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部李執書只是知好。好知好。好則知孝順。矣然孝順之理。夫婦可知。可能聖人猶有所憾。非孤陋可言也。在

得師友教必請世交。先生也。言才能完了李執一面叫人攬起寶玉來。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執作了個揖。說。嫂子放

心。此一揖。尊理而實外理。而李執之放心。正其平日之不放心也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

戴鳳冠。穿霞帔。呢。李執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裏。恐怕又惹起王夫人

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彀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

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因鳳冠霞帔而念其夫。此書節孝並重。乃不說出之處也李執見天色不早了。也不肯儘著和他說話。只

好點點頭兒。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便是王夫人。李執所說。句句都

是不祥之兆。李執不祥。釵亦不知不祥。並以李為不祥。正其不能認真處也卻又不能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

的作了一個揖。揖所以辭之地。而必深深者。於釵之情。深於釵之恨。深也眾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著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

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眾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著

太太聽我的喜信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

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指明此走是也所催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裏。只沒惜春紫鵲便說道。四妹妹和紫

鵲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必提惜春既以自惜兼惜黛也而及紫鵲不及襲人正深深一揖之處衆人見他的話

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祇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一一套話招出再明王之罪案

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誤了時辰了。寶玉

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胡鬧即胡說仰面大笑胡鬧完矣外面有人此人字對禽獸說衆人都笑道。快走

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裏來的。直流下

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嘻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嘻天哈地以喜笑說石頭而實以喜笑演天地也遂從此出門走了

正是

走求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二語人以為卻塵緣作證者非也名利無雙一茫一渺矣然曰無雙則無所謂茫茫渺此句是自破其書下句則自明其書百行

孝為先第一關乃孝也棄親而走是出第一關矣請參看檻外人評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大為王。說我可要

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既走寶玉即入賈環獨承家之惡子也不能齊家以致骨肉相仇循

環報復是賈政罪案也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歡喜便

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連二哥糊塗放著親

奶奶倒託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

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婿兒。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

我說自己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此等處皆不易妥貼文字太難不得看他乾乾淨淨寫來已為能品又以元妃借此一律頓增無限氣色而少陽之復即為元春在底面矣邢夫人道你也該告

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

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

你二哥回來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

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三天為奉即元春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願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

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麼

不願意也是禮上應該的不必有是事不妨作是說比尤二姐為何如是為應該賈環道既這麼著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

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裡頭都是女人你叫哥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用親姑主害親女慘矣而出庚帖者乃其私人則尤慘或嫌於風之報復輕看此等設法何嘗輕賈環聽了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出來趕著同賈芸說了邀著王仁

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免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了頭聽見那

了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裡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再就平兒演一留字所謂種瓜

得瓜一五一十之所歸也亦即為後文預作預障而了頭無名乃為世人普同說法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

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

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著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太太太做

得主的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裡說得過呢我倒底是下



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不可冒失的。層層說來共危機不可脫而究得脫者一留字之力耳邢夫人那邊的了頭

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既告之又催之乃一五一十之精義所謂成己中有真信也說著各自去了。平兒回

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著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教不著聽見他

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演一從

字是為話頭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

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裡王夫人也

哭道姐兒不用著急我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著緩

下去即刻著個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裏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

太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

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王夫人聽說是三爺便氣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人

找賈環找了半天人回今早同著哥兒王舅爺出去了。說得危乎其危此正報應昭然我環之目也乃所以逼出劉老老作一大環王夫人

問芸哥呢衆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一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

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有個婆子進來回說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此四至也乃歷避而否而擬正

主大觀在上之義乃曰又至則仍是避賢王走巧姐復矣此王夫人道借們家遭著這樣事那有工夫接待人

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必又

兒留進蓋老老之進此進最重所以足先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

上三至也此下只以微明一復無深意矣

劉老老見衆人的眼圈兒都是紅的也摸不著頭腦遲了會子便問道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直從原姐思有主怨有主而筆意從容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

老別說閑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嚇

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的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麼這上頭的方法

多著呢這有什麼難的。鼓兒詞古詞也易流最初之古詞千變萬化其道無窮不過一平兒趕忙問道老老你

有什麼法兒快說罷劉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

完了事了。扔讀仍字下平聲扔崩者乃北方鄉野語行路疾而成聲也正合當出地奮復卦大衆之義而口吻逼肖妙合天然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

的人走到那裏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屯裏去我就把姑娘藏起

來。屯裏去所謂動乎險中風平之天造車昧日也藏起來便是地藏庵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趕到姑老爺那裏

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平兒道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

太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

是後門來的不妨事。一陽來復必先有信故本文屢演信必不脫後門是進之路而層層到此劉老老道俗們說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

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呢你坐著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避了傍人

告訴了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自五月至十一月姑而復半年也正是半天而情事語而寫來恰合平兒道只有這樣為的是太太纔

敢說明太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太太我們那裏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夫

人不言語歎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人道只求太太救我橫豎我父親回來只

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了。太太回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的人衣服鋪蓋是要的。平兒道：要快走了。纔中用呢。若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

了。饑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不言語數口氣乃寶玉之坤而不震云復非復終不歸也巧則被去放歸此際塵坤

之四五兩又以成刺刺亦不久之候也故王夫人提衣服鋪蓋演黃裳括囊多寡特曰提醒於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閑話兒。把邢夫人

先絆住了。平兒這裏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太太。太太

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這裏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催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

裝做青兒模樣。前回青兒已經留下歸否絕無明文今以巧裝青可見青即巧巧即青同一少陽甲木也急急的去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

見也。跨上車去了。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著。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

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眾人明知此事不好，又

都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特作周旋於文自不可少邢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

裏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裏坐下。心裏還是惦記

著。於實不放心是放於巧放心是不放特提不放心而必到寶釵處意深哉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裏有什麼事。王夫人

將這事背地裏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很。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裏纜妥

當。王夫人道：我我不著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去。叫太太知道纔好。巧之復所以定寶玉之不復也周折都在寶釵重想人二字此人字又與數字對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

買幾個使喚的女子。據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

王問起人家。衆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千例禁的。幾乎誤了大事。况我朝觀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

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裏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再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膽。交過裙場這一嚷。唬得王仁

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燥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趕著問道。定了麼。重又歸到賈環蓋演賈芸慌忙。道。了不得。了不得。不知是什麼人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

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樣呢。這都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裏頭亂嚷。叫着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跑進去。只見王夫人

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我還屍首來。完事。復一陽動於純陰之下。正如人死復生。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麼為非的事。邢

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太太願意。纔叫孫兒寫庚帖兒去的。寫帖是舊此又是若自認重在寶黛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

裏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

們。等老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王夫人便罵賈環

說趙姨娘這樣混帳的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混帳的。這罵趙姨娘字義意通身板起矣說著。叫了頭扶了。回到

自己房中。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著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看門的人來罵著。問

巧姐和平兒知道那裏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太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

們就知道。請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罰大

家罰。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還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喝酒鬧小

回。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裏來。這不是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文既不易收。倘用平

處用逆筆妙法王夫人那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我來。那賈環等急得無地縫可鑽。行都成。閑話要看他處

此書到底無閑話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

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毫無踪跡。裏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

的晝夜不安。看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著寶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五月

姑卦用事。午而不回。有姑無復也。王夫人李紈寶釵著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

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裏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

進來。見是賈蘭。衆人喜歡。問道：寶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叔丟了。去了二字。如懸

全底全面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躺倒床上。虧得彩雲等在後

面扶著。下死的叫醒轉來。哭著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李紈哭

著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丟了。他丟你不丟。糊塗東西。真者在此。不在彼。而去與拐合人。甚勿為花子拐去。以此去也。賈



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日一早

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

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麼一擠就

不見了。明演龍戰於野之象。坤之上六即復之初九。也是為賈蘭而實玉別離。李不遠而就不見了。夫不遠之復正不離理。今既離理則入歧途。何有於復哉。現叫李貴等分頭的去。我也

帶了人。各處號裏都我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玉夫人是哭得連一句話也說

不出來。寶釵心裏已知八九。八九七十二地數到此一終。與賈母略猜八九針鋒相對。襲人痛哭不已。賈薈等不等吩咐。也是分

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場的酒飯。賈蘭也忘卻了辛苦。還要自

己我去。寫蘭之不棄其叔正。以反形寶玉之去。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兒。你叔叔丟了。還禁得再丟了。你麼。好孩

子。你歇歇去罷。賈蘭那裡肯聽。尤氏等苦勸不止。眾人中只有惜春心裏卻明白了。只不

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惜春

聽了。便不言語。惟空知空而以玉問仍執滯於有形也是為頑空故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著那和尚作怪。

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時愜他。他便惱

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愜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

那知道今日卻應了這句話。此撕扇子回語也。乃是做第二個和尚則此和尚為黛玉。而在襲自另有第二個和尚在矣。襲既有第二釵將母同。看看那天已覺是四

更天色。並沒有個信兒。李紈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的勸著回房。眾人都跟著伺候。只

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躲著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天關於子復在三更四更無信。信是不復矣。一夜無眠其夢全。

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寶在沒有影兒。於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嬌娘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

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裏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

明日到京了。全書都用影兒。故此處提湘雲。全書都入一歇。故此處提探春書。至結尾最難收煞。看他層層伸層層縮。一段結標穿插。真好手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

寶玉之愁。那個心畧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夫決一陰剝還一陽探之用也。在書為客故。曰蕉下客。在冊中出冊外。一大主腦也。必歸此日卦畫純乾。

眾人遠遠接著。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見了王夫人。形容枯槁。眾人

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裏很不舒服。惜主乾之坤有

陰無陽故探春不舒。服與寶玉同一心迷。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

言。見解亦高。說其能言高見正。以快破木石成金。玉以往許多能言不言之罪案也。把話來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畧覺

好些。再明日三姑爺也來了。特提三姑爺。婚姻以正。不為探春爭薄命。乃為寶黛作救星也。知有這樣的事。也同探春住下勸解。跟

探春的了頭老婆。也與眾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的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書無

夜。專等寶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門口報喜。喜報孝廉大夢終矣。故在五更從此無書無易。

自無上下無晝夜。幾個小了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了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

王夫人打諒寶玉找着了。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裡找著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

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寶玉呢。家人不言語。舉人孝廉也。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此是淫書而所重在孝。故歸結在孝廉以孝字對淫字也。書做貪財以廉字對貪字也。兩字

乃全書了義。演通靈演此也。故寶玉即孝廉。孝廉即寶玉。第七名七日。來復也。然復則雷出地奮。自必有聲。乃不言語。仍屬陰靜。何書真復耶。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舉人

是誰第七名未經明報是誰誰為寶玉實在賈蘭特用探春一問以醒之而寫探之明敏此筆到底不懈家人回說是寶二爺正說著外頭又嚷道蘭哥兒

中了那家人趕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百十成數一三陽數此蘭之為真孝廉也故必提報單見之真也必用家

人接進見之陽也若第七名只是小了頭傳進之空言而已了頭為陰小為陰正與不言語互相發明看不及告訴大了頭則小字自有寓意之處矣李紈心下喜歡因王夫人不見了寶玉

不敢喜形於色面是人情底是天理稻香村之絕不天然明明於書中酬之矣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

一回來俗們這些人不知怎麼樂呢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書寫李紈為完人有真復之子所以勸善寫鳳為禽

獸而一事能留且得巧姐之復雖為女為陰遠不及李氏然天亦寬之所以化惡而轉為善也至寶釵則陰賊險狠且得賢名為操莽一流人物是則鬼神所必殛天地所不容者矣故寫獨悲有苦是他而猶必誅之於書外所以德惡而嚴其始也

眾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况天下沒有迷失了的舉人王夫人等想來

不錯畧有笑容眾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此段叮囑尤切蓋不迷失然猶當刻刻防檢以求到底不錯則笑不迷失然猶當刻刻防檢以求到底不錯則笑

與不錯其大端也明眼人自當會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眾人間道

怎見得呢焙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裏那裏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裏

頭的眾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错的惜春道這樣大的人那裏有走失

的只怕他看破了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找著他了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

來焙茗之言眾人說不錯惜春之言今人大哭誤入歧途大可畏哉李紈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

很王夫人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佛祖之說轉在李不孝之說轉在王此用李之理王之易說為問答而合易理以斷定孝不孝

之正業也其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是道是好事這麼說起

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

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通靈者理然一理而

已有玉則有著觀寶玉之心成惡心矣故變神瑛為黛玉變赤心成黑心矣用探春提明有子無子則凡以吃齋念佛為畢修積事者可以醒哉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裏忍得住心

裏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以釵之栽倒了形釵之不言語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

見哥哥姪兒中了。又為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芸蓀兩個知道探春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在荆棘之中。插八賈環底面都妙而荆棘中有環荆棘中有探春明日

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特起探春總不輕放以往也乃作者手關心謹處提起賈寶玉心迷

走失。甄寶玉歎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

旨詢問兩個姓賈的。俱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領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

賈蘭將寶玉迷失的話。並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為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平正通達乃秦氏房中聯聖明仁德

乃省親別墅額此等處最易不經意而整肅如此想見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憫恤。命有

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奏的是海晏

河清。萬民樂業的事。歸結全書立言得體百廿四總一靖寇事宜也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敘功議賞。並大赦天下。到此方出賈赦

名義曰大赦天下則赦且因眾赦而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

夫人等。合家畧有喜色。只盼寶玉回來。薛姨媽更加喜歡。便要打算贖罪。插八薛姨媽龍下

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易窮則變陰極陽生復之會也故三姑爺同甄老爺來周理之所生也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

易窮則變陰極陽生復之會也故三姑爺同甄老爺來周理之所生也

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

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

一回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內聽見有旨意說是大

老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甯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老爺襲了

侯丁憂服滿仍陞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書最無謂是國國戲文如此處赦罪還產近之矣而仍做

珍復職豈非仍是混說耶有謂書至此處未免支離未免草率請察此評隔壁戲請人賈天賈政仍襲榮爵是任救且不赦也而賈

品亦好皇上傳旨召見眾大臣奏稱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

降旨著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乃捕盜廣緝文書矣令人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

聖恩再沒有找不着的何嘗找著何嘗可喜可見人心既放雖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

有賈環等心下著急四處找尋巧姐於復職後必仍由賈環入做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帶著平兒

出了城到了莊上劉老老也不敢輕窺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

雖是鄉村風味到也潔淨又有青兒陪著暫且寬心那莊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老老

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女也有送菜果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熱鬧

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進了秀才老老登場用周瑞起老老收場用周姓止開人

易之用也曰萬曰千易之變也曰一子易起於一奇也本文之少陽亦評此書是演周易高有以為附會者子曰極當

我是莊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呆呆的想著劉老老知他心事拉著他說你

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老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



人家肯給我們莊家人麼。劉老老道說着。賤罷。

人活道活語活  
文活底面都妙

於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惦

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甯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輛在那裏。板兒便在鄰近

打聽。說是甯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產。如今府裡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

了舉。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板兒心裏歡喜。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

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着道好了。又遇

恩旨就要回來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裏下旨。叫人領

家產。那位爺便喜歡進去。板兒便知是賈璉了。璉非可赦之人。耳以高能知平之高平故此。等好處都歸在板兒耳目中。於文字則不板也。不用打聽

趕忙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劉老老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

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那好時候。巧姐

更是歡喜。正說着。那送賈璉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很。叫我一到家快把

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劉老老聽了得意。便叫人趕了兩輛車。請巧姐兒

上車。巧姐等在劉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只言青兒不  
及狗兒當王者

賈不浪擲  
一點星也劉老老知他不能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來去必有青兒正  
木合體行之會一徑直奔榮府而來。且說

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場。漸漸的好起來。賈璉接着家

信。知道家中的事。稟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頒

賞恩旨。裏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賈蘭既中舉而  
接恩旨必待賈

建見此旨只交排場接以賈之假不空闌之真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敘話即到前廳叩見了

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甯國府第發交居住眾人起身辭別賈璉

送出門去見有幾輛村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道是送巧姐來的車便

罵家人道你們這般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都逼走了如今人家

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焦大罵書起頭賈璉一罵書結尾彼罵包此罵財彼罵人此罵人而自罵其實止作者一罵也衆家人原

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著回道二爺出

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爺蓄大爺芸二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

麼混帳東西等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了邢夫人也不言語

必著此句為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裏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環兄弟太太

也不用說他只是芸兒這東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

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攆了他不許來也使得做蓋責芸乃借芸罵寶玉也看這種人云云與探春譬如沒生之語相合底面俱有隱義王夫人道你

大舅子為什麼也是這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自道理不疏不滯我有道理見此道理正生之自我也是曰仁正說著

彩雲等回道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樣逃難的景况不免落下

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謝了劉老老此五進也位仍歸劉第六回正為此日之根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

的話來賈璉見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裏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裏愈敬平兒打算

等賈赦回來要扶平兒為正此是後話以前屢寫平兒心事為人只要寫此一句以扶不正而歸於正也乃前語非後話也暫且不題邢夫人正恐

賈璉不見了巧姐。是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裏。心下更是著急。便叫了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著劉老老在那裏說話。邢夫人纔如夢初覺。知他們的鬼還抱怨著王夫人。調唆我母子。不知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寫鬼施人寫得十足乃夢書中之鬼為作者得意筆也到底不懈正問著。只見巧姐同著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著進來。先把頭裏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賈芸王仁正是冤有債頭有主敘了事何等簡當說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為的是好事。那裏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裏也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裏來請安。各自提各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借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話。只見秋紋匆忙來說襲人不好。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巧之苦已完叙之苦方起而應若不苦則不為稿齊村仍為紫櫓堡也可因即以襲結本回之尾

此回合上回為一大段。用孝廉兩字打一大結。全部演財色一齊轉背。事愈散。文愈整。乃有謂書止八十四以為後不如前。亦未就其針線之密。杼軸之圓。一細按之也。試更讀此大段。當知前說不足憑矣。怨不在大。雖微皆必報之嫌。餘要能留。此語非終藏之謎。打破盤中瓜果。王仁偕老老同來。種成盆裏蘭花。公子被懼。懼而去。卿魁一中。檻內人曰。孝曰廉。胡鬧已完。山子野非僧。非道。世澤敢忘天祖。塵緣誰卻君親。正妻妾以成家。斯為文妙。入渺茫而證果。那有真人。荷葉浮萍。歎觀止矣。夢汀花激歸去來兮。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赴考時。辭別王夫人及李紈。寶釵說話。句句是一去不開口氣。在有意無意之間。文筆玲瓏。真有手揮目送之妙。

惜春與紫鵲已跳出樊籠。不送不辭。斟酌有意。王夫人與寶釵一樣流淚。兩樣心事。王夫人是說話傷心。寶釵是慧心窺破。所以王夫人尚可明說。寶釵竟有

不能說之苦。

賈環想報仇得意。是反跌下文。

王夫人說寫信與賈璉差人送去。也是一法。豈知三日內即要送去。令人急殺。然後轉出劉老老逃避一法。真是山窮水盡。忽有柳暗花明之景。且使王夫人不得不依。文筆妙極。

平兒連鋪蓋衣服也不要。只求王夫人派人看屋。甚有才識。可以扶危救急。王夫人轉去。絆住邢夫人。布置周密。

賈芸王仁等有興而去。掃興而回。殊快人心。王夫人說逼死巧姐平兒。要賈環我還屍身。亦著急得像。

邢夫人罵看門的人。惹得衆人。索性說破賈芸等平日胡為。使賈芸邢夫人頓口無言。是文章趨勢法。

巧姐平兒先走。引出寶玉也走。但巧姐平兒兩人同走。是假走。寶玉一人獨走。是真走。一單一雙。一真一假。映襯得妙。

探春回來。死者死。嫁者嫁。走者走。出家者出家。滄桑之變。殊難為情。

李欲探春惜春及家人焙茗等。議論寶玉說話。各有不同。各有道理。惟寶釵襲人心中無限苦楚。一字說不出。

來情事逼真。

借寶玉賈蘭籍貫。引起元妃。又借海疆靖寇班師。引出大赦。賈赦賈珍亦可宥罪復職。給還家產。薛蟠亦得贖。

罪回家。以便歸結全部。

巧姐婚事。此時已經定局。劉老老敢於肩任。因王鳳姐生前曾經面允。且有保護巧姐大功。並非冒昧。

劉老老遣板兒進城探知一切。且見賈璉回家趨勢。補出送信人回來一層。劉老老便可送回巧姐平兒。既省。

無數筆墨。文法亦一絲不漏。

王夫人帶領巧姐等。同見邢夫人。將前事都歸在賈芸王仁身上。安頓極妥。否則邢夫人何以相安。

第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一百十三四回為一段。完結王鳳姐因果。中間帶敘寶玉。

癡情甄府復職。一百十五回至一百十七上半回為一段。敘惜春決志出家。寶玉悟心幻境。夾敘出兩寶玉相。

會一甄一賈。性情各別。及賈政扶柩回南。完結各葬事。一百十七下半回。十八上半回為一段。寫賈璉出門。賈。

環等乘間串賣巧姐。一百十八下半回。至一百十九回為一段。敘寶玉逃禪。賈府蒙恩。以便完結全部。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之於寶釵。比肩二年。畢於臨走一揖。回思因病成親。真雁未揖。御輪未揖。今日反來作揖。悲哉此揖。忍哉。

此揮

鳳姐照顧劉老老十分加厚深得敬老憐貧之意今番脫巧姐於難誰謂施而無報

賈氏四春惟三姑娘最為銳利而結果獨好可知懦弱人皇天久不眷佑矣賈氏漸復興旺必多照應惜環兒有服不能入場苟其混進亦必中式不比孤寒奇士年年打罷靴也

作者極力寫襲人痛哭發量正深惡其水性楊花討好已結撇唆他人為狐媚子自己再嫁小旦也  
邢德全與王仁二人後來究竟賈璉作何道理書中無明文令人恨恨

###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著走到襲人炕前只

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

姐兒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寶釵道大前日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

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著

大夫來了寶釵等迴避大夫看了脈說是急怒所致襲人病是急怒作者喜戲誰開了一箇方子去

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裡人都出去一急越發不好了寶玉

便議打發人有是說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獨自一人躺著神魄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

手摸糊聽見最妙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裡拿著一本冊子揭著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

得你們的了入襲人一夢出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

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

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扯的一點情意都沒



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著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裡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著，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一段自己脫卸文字讀之，令人失笑，到底是這枝筆。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乾淨。一句一轉，真了二字，乃忠孝節義必不得已之大收場，從不曾受此荼毒。豈知吃藥以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著，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

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歎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很費張羅，不能不幫著打算，暫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此復職而敬，柩不歸趙姨有子則亦應歸趙無明文非漏也奪之也。賈蓉又送黛玉的靈柩，也去安葬。賈政料

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裏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趨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毘陵驛在常州府賈氏父子相見於此一部大書歸一常字即振大醫細窮源之經字也。那天

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去處。賈政打發家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不求朋友而孤寡寡開為一家言此政之所以致今日也是書於師於友再三致意。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擡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

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毡的斗篷。寶玉此來必在雪中明所以致此之由也。一幅大觀園白雪紅梅圖收拾矣。頭赤腳所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而

斗蓬必曰猩猩也。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仍歸一罵也。作者誅不孝  
關二氏何等森嚴否則但說大紅斗蓬可也何必定說猩猩也。

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

是別人。卻是寶玉。行禮不僧不道止成棄親而走之一人耳。尚未認清卻是寶玉父子厥罪難均。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祇

不言語。似喜似悲。似喜似悲說者以為起凡可喜棄親可悲而實不然。蓋為一驚字洗不去五紫寶玉此行乃為驚至。今果踐

處皆其非處。也是曰猩猩。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倒這裡。寶玉及未回言。只見船頭上

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以天親為俗緣。豈作者之意乎？特鑿石頭說

著三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即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趕得上。只聽得他

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不知那個直無所謂。僧道無所謂寶玉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

大荒。一歌簡明乃作者自說其書更為空空作一轉語耳。別無深意。而望知音則甚切。

賈政一面聽著。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

頭來。見自己的小廝。也是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廝道：看見的。

奴才為老爺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

一片曠野。并無一人。所謂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是。夢非夢有復亦變魚尾之妙。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眾人回船。見賈政

不在艙中。問了船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眾人也從雪地裡尋

踪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著。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

完。

了一遍眾人回稟便要在这地方尋覓。凡作續部者都賈政歎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

的，並非鬼怪。况聽得歌聲大有元妙。此說不解書意而妄以意揣者親眼見的即說人為某氏事出誰家曾經親見

道蓋親眼見者其子非鬼怪者則入是子道是入道那寶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

為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以寶玉為不祥不知心不知人不知子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

了三次。凡僧道三次一虛兩實正與劉老老之六進皆實者相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

是寶玉病重，他來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

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裡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

寶玉是下凡歷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纔明白，說到那裡，掉下淚來。九成為十則歸

於一易數也十止於九則缺一缺陷也是書以天地缺陷演人事缺陷而求為截成輔相以平之衆人道：寶二爺果然是

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纜去。孝廉和尚說得我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大凡

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嘗肯念書，他若畧一經

心無有不能的。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別樣說著，又歎了幾聲。星精及僧之說皆搬演全部傳奇

自有一種性情與一種脾氣云云可見是衆人便拿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

家書，便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即著家人回去。賈政隨後趕回，暫

且不題。此事用家書起用家書結見欲齊家必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

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收兌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

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此悲喜字對寶玉之似喜似悲說見薛蟠尚實有悲喜而復見其母之日薛蟠自己立誓說道。若是

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還

要妄把口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錯果錯案到此方錯而戒口舌之意深矣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

你媳婦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

是媳婦了。你心裏怎麼樣。薛蟠點頭願意。寶釵等也說。很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

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眾人便稱起大奶奶來。無人不服。與平兒扶正同一用意挽回薄命女塗抹一部十二釵

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見了眾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恰

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來。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此書到於薛蟠出罪歸家之日是蟠可復而寶不復也王夫人叫賈蘭

將書子念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見寶玉的一段。眾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

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傷悲。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人是借胎書是借胎也則歸淋莊之寶玉

仍自有聖胎在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甯可借們家出一位

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借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

裡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裡便開

豁了。彈說仙佛而歸一敬字一部曲禮在此矣敬之反則誤為仙佛所以罪賈敬也敬之正則絕非仙佛所以宣書旨也而為謝珍之壞家敗產者當知自反矣此正合前後總發一敬之語故特說是願前不願後的說王夫人哭着

和薛姨媽道。寶玉拋了我。我還恨他呢。我歎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奇偏而已易卦而已正不必為之計歲月是亦止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之說所牽合處也怎麼他就硬著腸子。都撻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

心。王夫人哭了一二天。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

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為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有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

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害了人家姑娘。乃言被人家姑娘害。也有了胎三字。為人說不為一人說。而看胎則必用虎狼藥。決去之於釵之胎。則又必費筆墨以係之。耶無此情理。薛姨媽道。這是自己命定的。偕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

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越說越像作者固捉定有了胎不放。露尾正要藏頭也。蓋

這樣人家已無再嫁之理。這樣人家且又有胎。更無再嫁之理。矣。而必以襲人之嫁。結此書。而以前百餘回處處總以襲人為之。影則何必豈一部影戲中。以前用襲影。影到此則釵而襲自襲。子嫁者嫁。而守者守。子作者雖狡。猶亦未嘗不明告人。知在笨伯自不出迷陣。而以劉四罵人為老實話耳。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中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

他頭裡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為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姐姐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姐姐倒不必耽憂。此段用李執比較更顯。然告看官矣。夫李執名。執言完人。實釵名。釵言差。錯則釵何得為執。此豈作者心胸無善無惡。一概以好字選之乎。若我們姑娘的心腸兒。書已寫了個十足。人人知道。人人說他與李執同一好處。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心理。想寶釵小

時候。更是廉靜寬裕。極愛素淡的。說所以纔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個定數的。看著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卻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得的。寫一賢寶釵到底。是賢試看書中之寶釵。果富其賢乎。寫其陰險乎。則人人又能知其陰險。兵是有胎之說。作者自還他書面作何。呼自作何。應也。豈有面子是賢。到此忽說他不賢。底子是陰險。到此又說他非陰險。而果子以守節有後之報。自令底面不對。耶明此則知有胎而守之。說是子虛中之

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

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了。頭呢。沒有什麼難處。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想勞空而來。然在襲人已先自想矣。方想寶釵即緊接又想襲人何相連。而不可分。如此王夫人前於自己月錢內。每月分給襲人銀二兩。所以處之者。何其明且決。今忽有怎麼處之說。



前後不倫寫得可笑。此時人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并未回家。因恐

寶釵痛哭。所以在寶釵房中勸解。那寶釵卻是極明理。思前想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

人。惟其奇異所以處心積慮必欲得之。鳳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成於人而敗於人。雖怨尤何益。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

母親了。薛姨媽心裡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

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必把賢字作十成圓。滿即起襲人之賢。說著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

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襲人是管夫人小詞你合裡有我合裡有。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

得。他是一心想着寶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裡人。願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

說是算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寶哥兒沒有過明路兒的。此語亦有理。然道看襲人母病回家用周瑞家的跟去一切服飾排場未過明路者有此行徑否。且王夫

人所云停支襲人月錢從已名下每月分給二兩其體例視周趙二姨詳所共知。今反云然。是彼作一掘此作一掩也。王夫人道。我剛纔想著正要等妹妹商量。若

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願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著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

處。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著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

過是個了頭。那有留的理呢。王方欲與薛商薛已來與王商而未過明路應去之理出自薛口。在此事用兩親母相商自是正理而底子則非襲人未及添實政一層其掩更密隨書說書觀之去固情情理也。於此款百餘回書安頓之妙。

只要姐姐叫他本家的人來。很很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加多的陪

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也算姐姐待他不

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

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還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

去。都是薛姨主意。一乃擔承寶玉。走之未久。急急打發襲人。此何指也。思之令人笑。又令人益。

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

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又一個人明。薛姨媽聽了點頭道。可不是麼。又說了幾

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見襲人淚痕滿面。愈愈。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

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

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

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喜歡。勸嫁又必是他。而即用襲人之賢。隨勢合拍。絕不費力。全大體。曰寶釵。賢則有益。刺好聽。然人。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奇哉。奇哉。是何大義。笑作此語。明明記寶釵蓋頭揭

敬別來的景况。賈政回家。方及教珍回家。辱得大有筋節。而絕不及。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

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

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漫。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

本房的事。裡頭全歸於你。都要按理而行。賈政一喝。乃作者自為喝破書旨。書重齊家人倫。起於夫婦也。一定

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了。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無語。點頭是書

是底。否則既聞有胎。則得孫。可望焉。有不作一語者耶。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麼謝恩

之處。望乞大人們指教。眾朝臣說是代表請旨。於是聖恩浩蕩。即命陞見。賈政進內。謝了

恩。聖人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

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

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聖上稱奇所謂傳奇則非正也。可以進用為寶玉惜惜其用之不正也。不敢受爵罪通天祖無可受之地也。不敢字最明最確。文妙真人作者有謂其文即以自

扶其文文之所以妙妙在真妙。在人為人。必宜真能真斯為人而不為。設是當求之吾儒。絕無關於佛老也。故寶玉當和尚而號之為

真人。合僧道而渾之。則無所謂僧道矣。與賈瑞稱道士為菩薩。同一用意。而寶玉演一心通靈。演明德一心通靈。人而真矣。若賈寶玉

是烏有子虛。尺為文章之妙。而已起用一苦海。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著。賈政將

慈航結用一文妙真人一僧一道一齊抹去。朝內的話。述了一遍。眾人喜歡。賈珍便回說。甯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櫺翠

庵園在園內。給四妹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卻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甯

府櫺翠庵復而不復。故並不言語也。真復在天祖非罪人之所能非虛無所可擬。故隔了半日也。緊接此段為文妙真人之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

周家為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

只要人家清白。再以巧姐之為真復為文妙真人。証與珍惜作對勘。周家為媳。非惜之不嫁矣。人家清白。非珍之不鳴矣。孩子肯念書。能够上進。朝裡那些官兒

難道都是城裡的人麼。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

幾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為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靜養。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

報耳。歸之天恩則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

等。便說些將來怎麼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著。劉老老六進矣。以完純坤之小小頭緒。一

人至此。凡作五段。俱正說處。故

煞尾曰。正說者乃承上非起下。了頭回說。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猶發舊時花。此其時矣。

以襲人結是奇說。故以劉老老既結全書。方演襲人一嫁。王夫人問了幾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

現在有房有地。又有鋪面。姑爺年幾略大幾歲。並沒有娶過的。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裡

挑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幾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肯違命。呢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出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著。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哽咽難言。此說了又說之幾句話也。自恤孤女。回出襲人。直到此處。方作結果。本文分四段層層起刺。向白生校明明說好話。明明是萬人為有目所共見矣。以前都是這般說在襲人。是如此在寶釵又何如。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裡。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裡。纔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衆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己所辦妝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裡豈又不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為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撒潑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裡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著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了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裏。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著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了頭。原來當初祇知是賈府的侍兒。亦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著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

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為歎息。敬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一部襲人書作者已寫得頭昏眼花。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行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剛剛一醒。旋即覆掩。真不怕賊感煞人。夫又者於本事說不清。則添一人於其次。且為又副者於正身說不了。則副之人。又副為晴雯。又副為襲人。且與正冊副冊絕無干涉。又何嘗以正副又副為褒貶。耶使果以又副為貶。則又副尚有晴雯。襲人之不死而並取晴之死者。豈非自相矛盾。  
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

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此近人鄭孝威詩也。引此詩之巧。直是鬼斧神工。人以為跟着官廳說一段話。來以誅襲人之不死也。夫襲人即亦何必死。書

中用好筆寫好人。止一李紈亦為孀婦。書既終而其人尚在也。未嘗責以必死。况襲人乎。是蓋借息夫人之不言。以宣作者不知作者心。有幾。襲即桃花廟三字。已足涵蓋全書運用。古人何嘗是他捏造。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

天缺地陷一部書完。有曲終人不見之妙。

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審明定罪。

今遇大赦。遞籍為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帶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

迷渡口。此下無書。只打一結而已。而於賈雨村必不放過。非賈餘勇乃洩餘恨。此地名與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

棚裡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

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靦面不認。後知火焚草亭。下鄙深為惶恐。今日

事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寫甄士隱仍是首回那枝筆寫賈雨村。也仍是那枝筆而增出許多官府氣象。



令人覺而不覺吾不知其是何等揣摩使不著筆景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處真假二字反身跳出似此奇書真是空前絕後

故交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契之深然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

椿奇事直罵之這椿奇事如此而已這裡離草庵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攜手而行

小廝驅車隨後到一座茅庵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

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此八字正為真假說塵凡借徑也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

貴鄉中有一寶玉乎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

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

年我與先生在仁清菴舊宅門口敘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再罵之特我從仁清菴以完石頭記所從來雨村驚訝

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

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即寶玉也此句乃全部葫蘆索葫蘆提上寶玉是何說下寶玉又何說六十餘年無解出者得開人評葫蘆打破矣那年榮甯查抄

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為避禍二為撮合撮合有兩說一釵一黛也釵固合黛亦合一生合一死合從此風緣一

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是天奇地靈煅煉之寶非凡間可比

前云寶玉即寶玉也此即下寶玉之說乃借通靈以演孝廉以演復卦所謂高魁貴子賁一陽之生生於冬至之子而生生不息是正

人心之用也何嘗以寶釵有胎証且書中所演之寶玉乃寶玉即寶玉也之上寶玉人頭畜鳴之寶玉也始以亂帶終以棄觀尚何天

奇地靈之可說又何神靈之可示而真子以高魁貴子夫豈福善福淫之意耶乃續者紛紛其亦未知士隱所云寶玉即寶玉也之說也夫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如今

塵緣已滿仍是此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我這石頭記緣起而落在茫茫渺渺仍是上寶玉也若下寶玉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有下落雨

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卻也十知四五雨村聽了十知四五乃聽了雨村十知四五也乃作者忠厚待人說看此一部假語村言有正面有反面雖胸而顯凡屬中人亦必十知四五

惟下愚則不知也。本文屢說下愚都是此意。而上智下愚無幾。惟此十知四五者。倘更細玩擴充。則全體大義無不知。作者深望人知六十年後。得太平閑人。探討於斯。寢食以之者。三十年仍未敢言全知也。而在作者已可無憾。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玉主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雖出費問。實則要義。這情種即如情種。只在一轉移間耳。前評屢屢詳之矣。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即是真如。

福地兩番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馬有通靈。不復原之理呢。

先生未必盡解。即十知四五者。蓋讀此書。既明明以太虛幻境。改真如福地。則自然各明是福地。不是幻境。但真如字面。仍是佛家話。則以此書為歸空。而止是仍十知四五。且究竟不知矣。夫是書實借二氏以演儒理。而周易為之骨。易重少陽之復。惟草得少陽之氣。歸根復原。正是復象。非仙道。非佛道。乃原始要終之易道也。雨村聽著。卻不明白了。知是仙機。也不便更問。以為仙機。既得開命到底。不能明白矣。此開首有詳解其中味也。

因又說道。寶玉之事。既得開命。但是做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俱屬平常。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日暮。凡是情思纏綿的。那結果。就不可問了。此是正問。正答。自懷閨秀至此。如我罪我悉聽之矣。忽插駢詞。異常妙致。雨村聽到這

裡。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老仙翁。那榮甯兩府。尚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甯兩府。善者修德。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

雨村一聽。是書止矣。惟恐人止。知四五也。因直出福善禍淫。而可以轉禍為福。則在悔禍。果能悔禍。自然復初。自然為蘭之著。榮為桂之秋。實此乃古今定理。為大凡說。何嘗更有所謂榮甯。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

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著蘭字。適間老仙翁說蘭桂

齊芳。又道寶玉高魁子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黃騰達的麼。曰蘭桂齊芳。是自然的道理。士隱之言。何其活。並無所謂蘭高。何於有桂。乃雨村茶呆。到實家半日。低頭是了。是了。所謂下愚不知也。士隱微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

命人設具盤飧邀雨村共食。此後尚有此事此事尚有何說曰後事皆前事也曰預說實已說也且並無其事並無可說止是耍人各明吃飯而已吃飯之理到此仍不肯放手否則此食可省而續者且甚可笑起矣甄士隱因善會撮弄人。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

未了。正當今日完結。夫曰賈雨村言果何身果何終身士隱不答正以醒凡要問者也俗緣對塵緣說此便是真終身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一部書是兒女私情一部書是聖賢學問此令人驚訝處也這情種即那情種到此說明雨村聽了益發

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香菱屬風月寶鑑之主書起於他結於他必死於產一鑑演一復一陽之生所即一陰之死所也薛蟠有子承祧乃微明龜下蛋一語之義亦說自然道理不是為薛蟠立傳正與蘭桂齊芳同義一書到此悉化烟雲高何有一人耶

士隱說著拂袖而起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著了這士隱自然度脫了香菱送到大虛幻境交警幻仙子對冊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渺而來士隱接著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尚

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此則繳還首回別無深意至蠢物既回尚未完仍是撥弄入處還得把他送到原所將他的後事敘明不枉他下世一回。此云後事問前事又是何事凡書中一切按下不題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

仍攜了玉到青埂峰下將寶玉安放於女媧煉石補天之處。青埂楚天割首回不曰石頭而曰寶玉既歸之人心也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兩番人作一番人。輕清之外更有何物天既無外何有於事何有於書為荒唐無稽下轉語耳既無事無事何有人則作者自詭耳兩人一人共

是三人所  
謂山子野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既以兩句渾結天人之理明點作者之目即接空道人乃情僧錄之所由作也兩人一人都是他見那補天未用之

石仍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

少收緣結果的話頭。此段把石頭記緣起都歸在內共曰字跡依然乃莫失莫忘兩語即是偈文不是無才可去補者便天一偈後更有收緣結果也看官又指八十四回之說以為偈後更有話頭則被作者感感矣

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問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

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段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

憾了。若依此說則石頭記緣起以前尚有緣起豈非天外尋天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反有舛錯。不知我再鈔錄一番。尋個世

上清閑無事的人。託他傳遍。此則情僧錄至悼紅軒一段中說話書國歷經三手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

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借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化。飛來亦未可

知詞情意圖足稱首回百廿回書都括於此。此段仍以罵賈雨村作過悼紅是建功立業之人。即係餬口謀衣之輩。那有閑情。更去和石頭饒舌。此段仍以罵賈雨村作過悼紅

直尋到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著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閑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

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起。便接來

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我祇指與你一個人

託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段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

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託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

睡下了。可見假語村言中無一醒時話而年月日時仍我足石頭緣起一段易道那空空道人牢牢記著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

果然

有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人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直以史為接續其自負為何如此假語村言中必以史太君為之首而曰忙閑日閑年記著空空道人是何心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賈雨

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他傳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

原來你肚裡果然空空。既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豕亥。以及悖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二三

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牕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

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普若看官大家醒醒視此則書有幾回人有幾手即至增刪幾過均不必論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

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著。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

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結出情性包羅萬象天人之理兩判然矣這才收住天這才收住笑直至此處仍是其言有物但賞其筆墨恣化烟雲小矣後人

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為作者緣起之言。轉一筆頭仍用

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上二句乃史公著書下二句為世人進步世人

乃秦氏房中世事人情一聯冠首兩字為檻外人之對面作聖作賢從此始也一詩仍歸於此正為世人更作轉語其望世人至深切矣何嘗是債何嘗是道

此一回自為一大段。真假對勘。合第一回為常山蛇首尾相應。劉老老一串錢之大結頭也。真事既隱。詳說仍

是虛空。假說相傳。歸結無非夢幻。要識真原。不假須從假裡搜尋。自然假會逢真。始信真非茫渺。一僧一道。即

屬村言。誣為二氏之書。大不可也。惟性惟情。確有實際。謂合三教之旨。宜其然乎。圓的一部。義經藏為成竹

亂紛紛。兩林龍樹。散作空花。辨人獸於關頭。鑄神奸於鼎上。殺人奪貨。猶是善良。鑽穴踰牆。何傷名教。人道幾

乎息矣。夢話從此生焉。冷熱循環。大觀園明言雪景。陰陽倚伏。紅樓夢由看梅花。聯云。世事人情。練達洞明。乃

宣格致。書是中庸大學。離魂驚夢。自有根源。誠意謹明。吃飯笑他每每。知言世寡。放心略過多多。褒貶寓一字。之中。敢竊復麟之筆。貞淫見三百。而外。要回弋雁之風。禮節樂和。都藏言外。龜鳴蛇語。悉在環中。腐史育詞。撮



為作料。班香宋豔。披入篇章。生將內典金丹。潛身借徑。寫得花紅柳綠。著意瞞人。教他五色全迷。造孽誠為不少。會得一陽來復。破疑正自無難。誤說莫再空空。大道須明。老老萬惡淫為首。因有意淫書。百行孝居先。重申苦孝。說怕人買假藥。勞我送真方。搽碎太虛情。燒破紅樓夢。歌曰。

他說荒唐言。

何樂亦何悲。

我宣真實義。

上下六十年。

始洩其中秘。

護花主人評曰

襲人病中一夢。已有出嫁之念。所以薛姨媽一勸。即肯聽從。

賈政若不於途次舟中親見寶玉。聽見歌詞。則到家之後。豈有不竭力我訪。生出無限筆墨支離。必得如此見聞。方可了悟。因緣付之度外。文章固善於歸結。亦可見良工苦心。

寶釵有孕。惜春住櫺翠庵。巧姐許守周家。及賈赦居村靜養。俱隨筆補明。簡而不漏。

襲人與蔣玉函前緣已定。即果真要死。亦斷不能死。况襲人如果願死。則尤三姐司供。鴛鴦等。登時可死。何必轉輾思量。躊躇不決。自古忠臣義士。俠客烈婦。俱一念已決。立時就義。若一有轉念。便不能死。作者說襲人懷必死之心。是憐愛襲人。故為庇護。

甄士隱說寶玉即寶玉。已將實事明明說破。讀者自當領會。甄士隱又說榮甯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為避禍。二為撮合等語。按榮甯查抄係一百五回之事。則一百五回以後。所敘賈寶玉之事。俱係空中樓閣。細繹寶玉之出走。當在通靈走失。元妃薨逝後。賈母將寶玉移出大觀園。即為釵黛分離之日。看來元妃薨後。賈府已有不好消息。所以寶玉即避禍出走。至所云避禍。顯而易見。所云撮合。不知撮合何事。作者既諱而不言。讀者姑置。關疑可也。

甄士隱說福善禍淫。蘭桂齊芳。是文後餘波。勸人為善之意。不必認為真事。了結香菱。簡淨跳脫。又是一樣文法。

第一百二十四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賈政回家。陸見。奏明寶玉情事。賞給文妙真人道號。為一段。了結寶玉因果。即帶敘薛蟠贖罪回家。香菱扶正。自甯府收拾齊全。至襲人嫁蔣玉函。止為一段。完結襲人因緣。并巧姐許字。自賈雨村遇見甄士隱。至士隱拂袖而起。為一段。說明寶玉去來原委。自雨村睡熟草庵。至末為一段。作者自述作此書為游戲筆墨。掃空一切。為更進一層之意。

仁者謂之仁。

智者謂之智。

始洩其中秘。

智者謂之智。

始洩其中秘。

智者謂之智。

始洩其中秘。

智者謂之智。

大某山民評曰

襲人既欲輕生。何須擇地。已不自顧。何假顧人。依違以維。必無良策。雪芹曲傳無可如何之情。曰。只得忍住。殆罪疑惟輕云爾。余亦難信。另抱琵琶。渠無此意也。襲人自是可兒。色色都佳。惟暗致晴雯黛玉於死。乃其大罪。若再無則出於不得已。頭宗身未分明。二宗王夫人主意。三宗薛氏母女皆勸。要亦可原。近如坊本批評。痛加譏詬。不留餘地。只覺無謂。此閑齋評也。吾嫌其多衛護處。三姐鴛鴦之死。誰使其然乎。否則如紫鵲可也。此書中人。凡薄命結局處。異樣俱全。其背恩再嫁者。惟花襲人一人耳。甄士隱於草庵中一夕話。與理妙諦。吞吐隱約。結束全部大旨。末段即作自跋。與開卷一氣回環。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十五終